

在所不息

我到底是覺得自己特別，還是每個人本來就都是特別的，我當真不知道。這輩子，我也許努力想證明什麼，但到頭來只能明白自己的平庸，就像銀翼殺手2049的K，最終得接受自己是一般的複製人。

聽起來真是沮喪。

這樣吧，我來假設。在現下已經實質發展的科技當中，生物科技是終端科技，所以複製人是終端工程，而複製人的智慧是終端工程智慧。如果發展到那個時候，我們明白受限於個體記憶容量、處理能力等，因此每個複製人都必需獨特，才能確保每種工程智慧能妥善發展，那也許就間接證明了人類每個個體的獨特性。

想到這裡，我的心情就好多了，畢竟這樣我就有理由滿足我過剩的自我意識，因為我著實特別。

如果每個人的確獨特，是否有數學公式可以證明每個人所能獲得的機會也是獨特的，重點在於，因為每種機率都會存在，因此必定會有具有才華的人一輩子都沒有機會展現。

量子力學所提到的量子疊加以及以及量子糾纏讓我有理由這樣想像。我想像人類是這麼被創造，以確保每種智慧都能妥善發展，確保彼此影響，確保群體絕對動能。有人相信宗教力量，有人篤信機會主義，有人確信資本社會，有人什麼都不信。主觀意識隔絕每個人，也驅動每個人，對立必然存在，衝突在所難免。我想像生物彼此是重疊宇宙，我的失敗以及你的成功都只是機率結果。

如果未來我們以量子力學如此發展工程智慧，且最終已經無法分辨人類與這樣工程智慧的差異時，我相當好奇，人類在能夠自我生育延續的情況下，發展與自己無異的工程智慧有何意義。當然，我更好奇，如果真有神，且神創造了我們，那我們跟神究竟有多相似。

究竟，神是否跟我一樣，到頭來只能明白自己的平庸？

是暢又澍 2024 在 Wrocław

本故事絕對虛構

環顧頂樓，邊緣攀爬著廉價水泥牆，地板有著零散破碎的磁磚，這裡像是無人之境，時間過得絕對緩慢，在人造之顛，卻毫無生機。

年輕人像是時間被鎖住動也不動，愁著眉默著情緒，看不出掙扎也看不出動機，可能由於純粹暫停動作看起來像猶豫，或者強烈猶豫看起來像暫停。放在水泥牆上的書包搖搖欲墜，年輕人並不在意，就像他不在意自己的生命，就像沒人在意他的生命。

大家會這樣說，一旦一個地方有人跳樓自殺，這個地方就會形成強烈的氣場，不斷吸引人過來自殺，也有人說，這樣的地方本來就有怪異的氣場，不斷吸引人，一個接著一個的過來跳樓。通靈的人總說，經過這樣的地方，會看到無數的人一直往下跳，全部都是過去在這自殺的人，因為在死後，他們的靈魂會不斷重複自殺，週而復始。越多人在這跳樓，氣場會越強，越黑越暗，凝聚異常能量，有時難免好奇，第一個跳樓的會是誰。

「你在這幹麼？」

原本在一樓的警衛出現在頂樓。

「要看這樣的風景，只能在這，我在這要幹麼，很好猜吧。」

年輕人似乎有點意外在頂樓會有人，但還是鎮定地回答。

「顯然是沒人要看的風景。」

「我不是人嗎？」

「你是唯一宣稱要在這看風景的人，如果也真的是要看風景的話。」

「唯一是有趣的形容。」

「不然你說，這裡有什麼風景可以看？」

「這些水泥大廈，人造建築，我不知道誰覺得雄偉，我覺得純粹就是金錢以及勞力堆砌的磚頭，毫無生命力。」

警衛年紀還算年輕，即便沒有年輕人年輕，看起來仍離所謂的中年有一段，皮膚還算是光彩細緻。

「是吧，既然這是一個毫無生命力的風景，你幹麼會想看？」

「我好奇這樣的景色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

「如果你有特別注意的話，這些沒生命力的風景是被生命創造出來的。」

「是被有靈魂的生命創造出來的嗎？」

「不確定，但我不認為所有建築師都沒有靈魂，換句話說，肯定有建築物是被有靈魂的生命創造出來的，我認為重點不是被有沒有靈魂的生命創造出來，重點是怎麼樣的機制讓本來可能富含生命的設計變成了然無趣的水泥殼，不是嗎？」
年輕人沒有反應，兩個人對看了一眼。

「你不用下去回到崗位嗎？」

「我何必下去？」

「我剛剛在一樓看到你，以為那裡是你上班的地方。」

「之一。」

「之一，好，你說了算。」

停頓。

「你在這到底幹麼？」

「我剛講了，看風景。」

「看毫無生命力的風景？」

「是的。」

「相較於山上看到由非生命所建構的自然景色，你要在這邊看生命體所建構無生命力物件？」

「自然景色富含生命。」

「這倒是。」

「說山上的自然景色是由非生命所建構，是一個相當有趣的假設。」

「我承認。」

停頓。

「好了，可以告訴我你在這到底要幹麼了，不要跟我扯看風景，我們都知道這是胡說八道。」

「你打算要問我何時才會放棄拐彎抹角。」

「我沒有打算，我是直接地問。」

「你希望我直接地講？」

「我希望你放棄拐彎抹角。」

停頓。

「是這樣的，有些話說出來，就會進一步產生經典台詞。」

「像是？」

「像是看似大智慧意圖點醒盲點好改變觀念，實則僅是抄襲毫無創意的無腦台詞。」

「像是？」

「像是，你還很年輕，有大好前途在等待，未來可以是美好的，應該要再多想想，不要這麼衝動之類的。」

「坦白說這種經典台詞用的場合還不少，還有其他進一步的例子嗎？」

「像是，人生有時難免會挫折，但挺一下就過去了，不要這樣就放棄，像是，人生本來就該是奮鬥，誰誰誰也是這樣來的，再堅持一點就好了，不要現在放棄，這類型的精神雞湯。」

「我確認一下，像是強調下一個時間點必定會比現在更好，但其實只是要阻止你現在要做的事的精神雞湯？」

「是的。」

「喔，哈哈，你是指這種經典台詞。」

「對，我是指這種經典台詞。」

停頓。

「那麼，你要開始說經典台詞了嗎？」

「你有感覺在你提到經典台詞之後，經典台詞還是會發生？」

「我不知道，我不是會使之發生的人。」

「這倒是。」

「所有你有經典台詞以外的梗？」

「其實有。」

「喔？」

「當你提到了毫無生命力的相關描述後，我就覺得我們可能可以有所連結。」

「毫無生命力只是一個形容，有何可以連結的部份？」

「其實有的。」

「是。」

「我猜你在打算的事是我一直想要做的事。」

「是這樣嗎。」

停頓。

「也許我們不需要講出來。」

年輕人點頭。

「只是沒有講出來，很難明確表明我的想法，到底你是不是打算要做我打算要做的事。」

警衛穿著制服，其實還算體面，看來是一個保全公司受僱於這棟大樓，再派其員工過來輪班。

「我先開始說好了。

我認為這個社會缺乏衡量個人價值的手段。有很多能力是需要付出相當時間才能累積和培養，但很多時候，擅長這樣能力的人在付出相當時間後，並沒有獲得基本的報酬，因為衡量價值的手段純粹是市場供需，需求端改變需求，比方說技術自動化，或者供給端改變供給，比方說增加供給量，價值就會因此下降，甚至低於基本，最後導致已經付出時間培養能力的人連基本回報都沒有。」

「可以冒昧地請教，你提到你所謂的能力，你是有能力的人嗎？」

「我是鉗工乙級。」

「喔，不太清楚這是什麼，我假設這是很厲害的事情好了。」

「所以會有某些特定的職業和技能比較受到青睞，因為這些職業和技能在當下的價值比較高，所能獲得的金錢報酬高於其他，但這跟職業不分貴賤的邏輯有所衝突，而且會導致擅長價值較低的職業和技能的人會去選擇不擅長的領域，進而造成社會最後不能由精英來發展該項職業和技能。

社會變成某些領域快速發展，且犧牲浪費許多可能不擅長這個領域的人。同時，其他領域因為沒有精英投入或者投入不夠而導致發展緩慢，影響整個社會可以均衡發展創造更大機會的可能。」

「聽到這裡，我就先同意你了。」

「一個人的選擇如果被金錢所拘束，這個人其實並非真正擁有自由。」

「絕對同意。」

「而且所謂的價值差異並不是表示價格比較低而已，很多時候是低於基本，買不起房子，無法成家立業，我已經盡力了，但無奈是在沒有價值的技能上盡力。」

「你認為你已經把事情做到最好了。」

「我認為我已經把事情做到最好了，沒錯。」

停頓。

「換你啦，你是怎樣？」

「你知道我還在唸書。」

「顯而易見。」

「我認為我們的教育制度歪斜扭曲，用志願來衡量個人智力這個制度是很荒唐的。我們目前實行這個制度，是假設社會上年齡每差一年，都會有差不多數量的人可以考上第一志願。這個假設似乎在說，人體這個生理的製造，每過一年，只會有相同比例或者相同數量的人有較佳的腦部運作能力，也只有這些人可以成為絕對精英，但我不知道這個假設是從哪邊來的，假設這個假設毫無根據，那麼我的假設，假設我們把十年來第一志願的人全部都擺在同一年考試，我們知道結果肯定不會是所有人都是第一志願，就能夠說明用志願來衡量個人智力是很可笑的。」

「嘖嘖，雖然年紀不同，我覺得我們的想法已經一致到最極致。」

「我是沒有遇過想法相同的人。」

「我也沒有，想的跟別人不一樣並沒有好處，跟別人不一樣，真的很孤單。」

停頓。

「當沒有辦法證明自己的時候，真的很難在社會立足啊。」

「沒錯，都沒有活著的意義了。」

「有人還會說，用自己的方式活出自己，真的不知道在講什麼，活出自己要成本的，自己的價值低，沒有成本，要怎麼活出自己。」

「講什麼活在當下，爽的人才會講這個。」

「是啊。」

「當個人價值低的時候，為了提高價值，必須放棄很多事，必須妥協，什麼友情親情的，沒有空去弄這些事情。」

「是啊，必須要非常專注於事業讓自己成功再說。」

「是啊，必須先能夠證明自己再說。」

「是啊，什麼跟朋友出去晃晃，沒空交朋友啦，先唸書考上第一志願再說吧。」

「是啊，什麼為了兄弟拔刀相助，沒錢買刀拔小鳥刀啊。」

「是啊，麵包和朋友，會有人說，當然友情重要。」

「那是因為你有基本的麵包了。」

「對於有些人而言，基本麵包是容易的。」

「但對於有些人而言，基本麵包是要犧牲很多的。」

「犧牲很多是客氣描述。」

「是的，是犧牲全部的客氣描述。」

停頓。

「我是不願意活著被壓榨來滿足別人的夢想，同時還要被貼次等標籤。」

「我是不願意活著替別人證明別人的智力比我高，同時貶低自己的價值。」

這次的停頓比較久，兩人似乎看懂對方，所以表情不再是猜測對方的動機，而是在評估自己，也許因為這樣，花比較久的時間，直到年輕人率先開口。

「聽了你這樣講，有可能你是知道我要幹麼，而且你也想這麼幹，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打算今天。」

「我確實沒有特別打算哪一天。」

「我是很清楚，就是今天。」

「看來是這樣的。」

「那麼，你打算在旁邊看？」

「喔，沒有沒有，我是打算參與。」

「但你剛說你沒有打算哪一天。」

「是的，我是這樣想，如果真的有天遇到有人也想幹麼，那可以一起。」

「一起？」

「一起。」

停頓。

「也不是不行，畢竟我們想法相似。」

「沒錯。」

「哈，雖然你剛剛講了想法不同很孤單，我也覺得如此，但在這最後一刻卻遇到想法相同的人，這感覺有點奇怪。」

「喔，這是經典台詞的起手勢嗎？」

「哈哈，這個起手勢就足夠阻擋你的話，我是沒意見啦。」

「不要想太多，我剛說了，我是在等可以一起的人，畢竟我沒有價值是不爭的事實，並不會因為遇到想法相同的人而有所改變。」

停頓。

年輕人緩慢移動，跨坐在水泥牆上的書包前，一腳懸在半空中，警衛見狀，停頓但沒有遲疑，緩慢移動到水泥牆，朝下望了一眼。

「現在是數到三一起嗎？」

「沒有沒有，我先。」

「你先？」

「是的。」

「有沒有搞錯。」

「敬老尊賢。」

停頓。

「這不會是經典台詞的一種形式吧，因為我同意了你要先，而你一直不先，導致我也就一直等你無法進行。」

「不是不是，我沒有辦法用這種技倆來阻止什麼事發生，你真的要做，你還是會做，因為你已經下定決心了，對吧？」

「那當然。」

「我完全明白，因為走投無路的時候，沒有無法下定決心的問題，要主宰自己的人生，沒有無法下定決心的問題。」

「確實無法阻擋已經下定決心的事。」

「畢竟你已經評估過了，如果手上的東西都沒有價值，那還怕犧牲什麼，對吧。」

在頂樓環顧四周，所有視線都被現代建築遮蔽，也許在城市，所有物件都已然為人造，都是精心規劃的科技產物。年輕人手一揮，看著書包墜落，神情篤定，對著自己說。

「沒錯，我沒有什麼不能犧牲的。」

一樓街道旁停靠一台轎車，看來是普通階級的小轎車，車頂，有一個書包，像是剛剛從頂樓落下的書包。

沒有度量衡可以計算一個人究竟有多特別，所以無論多特別，都是這麼默著一輩子，獨著一輩子。有天離開，這特別就這麼無人知曉地走了。

自殺前是一場夢，自殺後像一場夢。

接到電話，對方緩和了幾句，再用最輕微的方式描述，在那當下並沒有辦法釐清，是語言上有任何誤解，或者這事件有別種可能的發展結果，還在心中嘗試推演，對方便肯定了所需要傳達的消息是當事人已為死亡狀態。那一刻並不像賞巴掌那樣乾脆俐落，但可以預期，之後的每一天，事實會慢慢滲透皮膚，侵蝕血管，脆化心臟。這個震撼完全掏空了親情，所有對話都是沉重，街頭陽光像是背叛，路人笑容成純粹虛情。或者心頭有太多東西整理不來所以一片空白，或者就是心頭被掏空了而整理不出東西，林佳澍拒絕參加告別式，捨了任何關心，沉默隔著家人，腦子什麼聲音都沒有，什麼色彩都沒有，每天照常上課，發呆，下課，什麼聲音都沒有，什麼色彩都沒有。

父親經商一輩子，強勢主導生意，沒想到金融海嘯一來，反被金融市場主導，家中經濟一洩見底，摸不著一粒米，一時間神佛無語，所有是非信仰被全盤推翻，加上親戚閒言閒語從沒停，人嘛，生來就是評是論非，嫌家話藏的，沒什麼好稀奇，人情冷落，一次嘗盡。原本忙碌的家，進進出出的人情，逢年過節聚著舉杯談論的生意人們，充斥著噓寒問暖的客戶員工們，這麼一下，人去樓空，門庭羅雀，連電話都捨

不得響，家人自然抹去臉上的笑容。是說，父親與兒子向來就吝於分享笑容。社會給於父親的壓力，父親放大傳授給兒子，從來都不滿課業表現，嚴厲否定教育體制外的個人思想，次等學府、社會失敗者等等詞彙穿插在所有威脅指責中，這樣的親情自然不是愉快的。

金融海嘯，工廠倒閉，哥哥自殺，母親送進醫院，留下錯愕的林佳澍。

在學校三樓走廊，背著教室貼著牆，空無一人，絕靜似鏡，一會，引力下沉，林佳澍的眼珠反射著走廊外的地面，像是正從三樓往下墜，然後一片漆黑。重擊造成身體各處崩裂，無數神經傳遞強烈電流，刺激腦袋反應痛楚，意外的是，這痛楚並沒有隨著時間減弱，即便無數神經逐漸被切斷，腦袋仍重複處理著最後的訊號，產生相同等級的痛楚。這個時刻其實已經沒有身體各處所在位置的知覺，就像精美雕塑碎灑一地後靈魂不在，純粹一盤散沙，毫無生機，不過，比方說，腦袋還能夠同時處理欲望，當然，假定原本有欲望的話，也許，會產生後悔，也許會進一步希望發生的事情沒有發生，希望在哪個時間點可以做什麼事情阻止事情發生，重組世界，重組自己。

台北的學校一般都有圍牆規範範圍，建築風格明顯不同於民宅、政府機關，壁磚至少選用兩種明顯差異的顏色，中型尺寸的半透明玻璃窗戶緊密排列，水泥堆砌形成的走廊連接各個教室，大理石鋪設的地面承載木製課桌椅，畫面投射到腦袋中，可以輕易折射出這是一個提供莘莘學子學習的空間。位於台北縣雙合市的公立莒光國中主要建築有四棟，彼此相連，從上往下看像M字型，除了一棟提供像是化學教室這種

特殊教學以外，三個年級分別在另外三棟。每一棟共五層樓，每一層樓的廁所在走廊的一端，所以要到廁所，難免得經過幾個班級。學生制服依照學校規定，三個年級都相同，女生是學院風配上裙子，男生則為類西裝款式，但運動服則是相同設計，僅於年級不同有不同顏色，紅色、綠色、紫色三種，所以不同年級的學生穿著運動服混在一起是很突兀的。

「欸欸，植建，是馮計堂。」

回過神來，眼前的李宗於扭著凝重的臉色，可以明白這時說話的聲音是警訊頻率。

下課休息時間，學生原本輕鬆地依照自由意志穿梭走廊教室，還在想說哪邊的騷動，整條走廊所有人骨牌式地讓到一旁，湊著不安的鼓譟，接著，見到馮計堂穿著不同顏色的運動服，殺氣騰騰從面前經過，單手臂拖著黃漢廷，後方跟著梯田和米漿等一票人。大家驚訝又驚慌，沒人理解眼前突如其來的狀況，就算學校本來就有流氓，像這樣行刑式拖著人，還是前所未有的。

「應該是上次的事，黃漢廷白爛說什麼他跟馮計堂釘古支不會輸，媽的瘋了這樣亂講，當德光街車隊都死人喔。」

曹植建沒有回話。

「可是，都過這麼久了，還有必要這樣嗎，搞的這麼大，聖龍宮一定會有回應的啊。植建，我們去跟梯田講，就提醒一下說黃漢廷是聖龍宮的人就好，表現我們的積極。」

久了就會感受到，李宗於的座右銘是所有事情的最初以及最終手段都是協調。協調要籌碼，而籌碼，假如沒有實力的話，就是要有作為，在適當時機的適當作為。

「他們很清楚黃漢廷是聖龍宮的人。」

「我們不管？」

曹植建搖搖頭。

「確定？植建，我們如果只這樣在旁邊看，不知道陳明皇之後又會有什麼理由找我們麻煩。」

「想太多，我們又不是流氓，管這些流氓事幹麼。」

「白爛，你別自我感覺良好，你以為你廖意漳品學兼優好學生喔，媽的。」

「我們不管我們不知道的事。」

曹植建冷冷的搖頭，但同時像在心理估算。

「操，這麼高調，一般都是等放學才會動手，挑這個時間很故意，唉，佳澍，有沒有想法？」

林佳澍心不在焉，轉頭看著走廊的一端，馮計堂正把人拖進廁所，外頭已經擠滿人，連風都得繞著才能穿越。

「能有什麼想法，人都進去了。」

群眾開始喧嘩，顯然裡面已經在動手。

即便派系間不見得融洽，學校其實鮮少有暴力事件，更不可能有這種行刑式的示威，畢竟也只是國中生，不會有什麼深仇大恨，偶爾血氣方剛衝動一下，也都盡量鎖小範圍。馮計堂這麼高調的把人拖到廁所，很多人抱著看新鮮的心態湊著，一方面沒有經驗理解這種暴力衝突可能的結果，另一方面也許評估自身沒有能力阻止也就乾脆當純粹旁觀者，甚至有人認為受害者肯定做了什麼才自己招致這種結果。馮計堂除了高壯，手掌特別大，握力很足，確實，沒有被打過，很難想像這樣被打會是怎麼樣，確實，只要不是自己，看到這樣的畫面，腦子不會產生警示來想像可能發展。

「媽的，聖龍宮的人來了。」

李宗於嘀咕。

「讓開，喂，讓開！」

蕭重為領著一票人，瞥過曹植建一眼，接著與德光街的人對上，想推開人群通過。不同於蕭重為，澎懷恩情緒高昂地走過來。

「幫忙啦，一句話！」

曹植建直接搖頭

「幫一下，聖龍宮欸。」

「植建，我們也不用幹麼，就跟著壯個聲勢就好了。」

李宗於跟澎懷恩是舊識，出來嘗試協調，但曹植建斬釘截鐵地搖頭拒絕，澎懷恩表情顯怒，罵了幾句，轉身加入蕭重為。

兩邊的人在走廊推擠，就算德光街人看起來多了些，聖龍宮的人也少不到哪裡去。

「欸欸欸，我在這邊礙到你了喔。」

「讓開啦，媽的。」

「站在這邊不行喔，校規有規定我不能站在這邊嗎？」

德光街的人態度傲慢，顯然就是要擋在這，蕭重為無能為力，聖龍宮的人就這麼跟著杵著。

「我們聖龍宮很重視義氣。」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宗教信仰的關係，當看到印在手上的符咒刺青高舉於人群中，會先感受到一股磁場，像是曝曬在高輻射環境當中質疑溫熱感真實性的感受。接著，符咒刺青開始晃動，魅惑視覺，吸引目光，所有行動暫停，所有爭論中止，然後，陳明皇開始發言，具有主宰力的發言，具有煽動力的發言。

父親是乩童，家裡有強烈的道教色彩，自小身上就有符咒刺青，本身也相信宗教力量和神明故事，而這個信仰，是他群眾魅力的來源，也是他定義正義的參考字典。相較於其他加入八家將、盲從教規的成員，陳明皇有著完全不同的動機，完全不同的主宰力。父親一直是宮廟的成員，無奈染上了毒品，停了乩童的身分，還欠下了一筆錢，接著跟高利貸借錢，有天墜樓死亡。

「所以任何聖龍宮的人有難，每一個成員都會出面相挺。」手上的符咒刺青領著陳明皇穿出人群，德光街的人見著消了不少傲慢，如果稍微注意一點，還可以看到吞了吞口水。

「不求你其他的，讓開讓我們過去就好了。」

「陳明皇，我只是站在這而已，真的沒怎樣。」

「你不是站在這裡而已，你是擋在這裡，擋我進去救我的人，換做你是我，你會怎麼做？」

「哎唷，叫同哥來跟馮計堂說嘛，我只是站在這裡而已。」

「換做是神，神會怎麼做？」

這個德光街的人靠著走廊牆面，出牆便是直接墜樓，陳明皇看了一眼，突然伸手架住對方的脖子舉高並往牆外推。

「神，一定盡全力保護他的人。」

對方被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嚇到，雖然大部分身體仍在牆內，但感覺隨時會從樓上被推下，慌張抓著牆。德光街的人紛紛退讓，與陳明皇保持距離，聖龍宮的人開始吆喝聲援，並陸續往前推開德光街的人。即便對方仍嚇得靠在牆面不敢輕舉妄動，陳明皇見已取得優勢便鬆手，接著稍微與曹植建對上眼，便轉身投入聖龍宮群眾。

聖龍宮氣勢高昂，但德光街畢竟不是軟腳蝦，越往前推進，阻力就越大，一群人擠在那，林佳澍只聽得到吆喝聲，看不到實際發生情況。

眼前雖然充滿血氣張力，林佳澍看起來仍舊很難將自己抽進現實，所有吆喝聲像晨霧般，看得著，摸得著，甚至聞得到，卻無關緊要，像是過去是沉睡的，現在是這輩子頭一次甦醒，還未完全通過夢境與現實的重疊區域。

情勢轉調，一群人很突兀地快速經過林佳澍面前，包含蔡老師，其他雖然穿著便衣，回個神就會發現這些是警察，走在最後的，不知道是不是警官，同樣穿著便衣，但有著截然不同的神態，眼神銳利，雙手將運動夾克往後撥再插在腰間，駕馭前方所有步伐移動。

「通通給我讓開，讓開，誰敢擋，少年隊直接把你抓走！」蔡老師把學生推開，跟著幾個便服少年隊殺進人堆，亂了原本已經升溫的場面，直接斬斷可能擴大的衝突。便服少年隊衝進廁所，從聲音可以辨別出廁所內有跟先前不同的混亂。過了一陣子，聽到走廊發出幾陣驚呼，一會，看到黃漢廷從人群中雙手抱著一邊耳朵穿出，還在納悶為何這麼抱著，才注意到有血從指縫中溢出。

「你的耳朵掉下來了！」

雖然塞滿紅色鮮血，黃漢廷仍然聽到有人大喊，回頭在地上摸索著，撿起掉在地上的耳朵，然後轉身趕緊要離開，走沒多久一個噶倒，耳朵又掉在地上。僅靠文字敘述，便僅能想像這血腥畫面，實際上若親眼目睹，掉下來的耳朵只是一團染紅的肉，不甚看得清楚，甚至不甚能夠感受到這驚恐。

蔡老師從人群中走出，趕緊扶上將傷者帶離現場。接著，少年隊們將馮計堂以及米漿反手帶出，經過林佳澍時，可以看到馮計堂已無殺氣。

走廊仍舊充滿著緊繃，但在警察走後多了一點不知所然的氣氛。

「梯田，你沒動手喔，怎麼沒被抓？」

看到梯田走出來，曉文俏皮地問。

曉文是七大金釵之一，跟德光街車隊本來就走得近，但同時跟聖龍宮的關係也不差。無論兩個派系彼此多不合，曉文認為自己有著過人的社交魅力，能夠輕易在派系之間遊走，獲得大家喜歡。又或者，曉文喜歡在有權勢的人之間遊走，所以喜歡往來這些非常人物。

「我那敢動手，我很乖的，不要亂講，我勸架啊！」

「喔，最好是啦，最好你最乖了啦。」

也許真的是勸架，畢竟針對黃漢廷口出狂言這件事，之前是梯田在童示同以及馮計堂居中協調的。

「我現在把你從這邊丟下去，德光街會有什麼不一樣？」

走廊仍是滿著學生，有圍觀的，德光街的人，聖龍宮的人，還有陳明皇。

「沒有什麼不一樣，少了一個出事時光站在旁邊的人而已，沒有影響。」

陳明皇相當搶戲，吸引所有目光，中斷所有雜音，梯田臉露不悅，比了中指。

「又如何，我沒動手。」

「沒動手不表示你沒責任。」

「哼，為何？」

「操，之前是你負責協調的，不然你協調好玩的喔？」

「之前是之前，現在是現在，不一樣的事。」

「幹你媽的，一樣的理由打他你跟我說這是不一樣的事，你番仔喔？」

「我怎麼知道馮計堂突然又想打他，我也擋不住啊。」

「奇怪，之前協調是假的嗎，不是兩邊都講好了？我以為事情就過去了，結果今天馮計堂又動手，要動手，你事前都不知道？」

「我事前知道又怎樣？」

「幹，可以跟我們講一聲吧。」

「跟你們講我有什麼好處？」

「老雞巴哩，你負責協調的。」

「幹，不要一直跟我講上次的事，上次是上次，這次是這次，都要我協調，媽的，有什麼好處，我很窮了還要做免錢的事？」

停頓。

「為什麼我覺得你們在玩聖龍宮。」

「明皇，你知道我喜歡以和為貴，馮計堂也沒喜歡鬧事，但今天你的人有問題耶。欸，媽的，黃漢廷到處跟人家說他可以跟馮計堂單挑，可以海扁馮計堂，我哩幹，你覺得馮計堂聽了很爽喔，操，你們要管好你們的人吧？老師哩，都這麼久了，也沒看你們有什麼表示，那馮計堂就覺得，既然你們聖龍宮很屌，隨便一個人就可以扁馮計堂了，然後到處大小聲，幹，好阿，來看是有多屌，幹你娘，看是多會打，對不對，剛好而已吧。」

「什麼叫做沒什麼表示？所以我們才有協調啊，不是嗎，我現在是問你，為何協調了還是這樣。」

「幹，我只知道我們沒人講童示同可以被我們打好玩。」

「所以現在德光街要跟聖龍宮幹起來就對了？」

「我怎麼知道，我又不是老大，問馮計堂啊。」

陳明皇轉頭面對聖龍宮的群眾。

「梯田的意思是現在開始見到我們聖龍宮一個就打一個。」

「哼，操你媽的，明皇，等童示同跟馮計堂說嘛，你又想搶鋒頭？」

梯田手一甩要離開，陳明皇伸出腳絆住梯田，一個蹣跚雖然沒跌倒，但夠讓梯田顯得狼狽。

「幹你娘，陳明皇，你是..」

陳明皇表情一閃，手舉起剛好掐著梯田的脖子。

「梯田，真的不把聖龍宮當一回事？」

「我管你他媽的。」

梯田脖子被掐著難以講話，一手緩慢從口袋亮出一把短刀匕著陳明皇。

「陳明皇，你知道我不想要惹事，我也一直很客氣，有問題，等童示同和馮計堂談好再說。」

陳明皇完全忽略威脅，加強掐脖子的力道。

「你別逼我，陳明皇。」

梯田看來在猶豫，實則在警告。

「進教室啊，在幹什麼，還在湊熱鬧啊！」

方才的警官走出，大聲斥責在場所有人。這麼斥責，斥破對峙，兩人退開，收起殺氣，焦點瞬間迴轉，頻率重設。大家有點意外，以為警察都走了，原本還正期待另一場好戲要上演。

「你這個在幹什麼？啊？拿刀？」

警官上前手一扭，扭下梯田的刀，陳明皇被推開。

「哎唷，警官大哥，是他剛剛掐我的脖子啦，咳，你看，都紅了，不是我啦，咳。」

「明明就是你拿刀，還什麼不是你，你們兩個跟我來！」

「警官大哥，我沒有幹麼啦，真的，我喉嚨很痛，咳。」

「你們其他在幹麼，通通給我進教室！」

警官拉著兩個人，斥責所有人離場。

煞氣已經完全消散，原本一觸即發的對決一吼成煙，匕首閃光，符咒刺青，在警官面前渺小無懼。街頭流氓有街頭秩序，學校幫派嘗試用街頭秩序挑戰界線，就算跨過了學校秩序，還有警察的強力壓制。

警官眼神掃蕩所有人離場，確保每個人有效服從。曹植建等人走進教室，意外的，林佳澍仍然雙手架在牆上無動於衷。

「喂，我他媽的叫你們進教室，你現在給我有障礙？」

停頓。

「你有聽到嗎？」

「聽到什麼？」

「上課鐘響。」

語言之所以細膩，是因為每個人的差異是很細膩的，總會有人注意到他人沒有注意到的事。林佳澍離開牆面，無所顧慮地面對警官。

「每節課四十分鐘，間隔十分鐘下課休息，聽到上課鐘響進教室，換取下課鐘響的自由活動。我沒有聽到上課鐘響，你有聽到嗎？」

警官不敢置信聽到的話，調高怒容，靠近上下打量眼前少年，包含掛在制服上的姓名牌。

「你很跣啊？林佳澍，非常好，非常非常好。」

「如果還沒上課鐘響我就必須得進教室，那還沒下課鐘響是否就可以自由活動？」

警官穿著運動夾克，廉價的襯衫以及西裝褲，插著腰的時候會把夾克往後撥，然後雙手放在廉價皮帶上方的腰間。

「聽清楚，我叫做林福德，大家都叫我土地公。哼，也真好笑，我常常移動來移動去，從來沒有像土地公坐在固定位置，不過，叫我土地公也不為過，因為只要有我在的地方，都會按照我的規則走，都會有我的秩序。我剛調來這，所以，林同學，你不認識我，你不知道，我有多麼在乎我的秩序。」

鍾聲響起。

「這是你他媽的上課鐘吧？林同學，可以給我進教室了？」話雖如此，林福德並沒有給太多空間，林佳澍推開警官，朝向教室走去，避開黃漢廷留在地上的血，進去前回頭，看到林福德仍插著腰，維持怒容，便雙手比中指、大拇指以及小拇指。

林福德打量了一會，把空間留給響後鐘聲。

走廊空無一人，一抹方才暴戾血氣。

「你又這麼噲，好屌喔，有聽到鐘響嗎？哈哈，三小啦。」曹植建坐位就在林佳澍前方，看到好兄弟慢慢進教室，笑了笑打著趣。

教室課桌椅排列整齊劃一，井然有序，女生制服以及男生制服有著清楚界線，黑板反射所有人的視線，但大家腦子想的不同，幾個人討論著方才發生的事，幾個人如往常翻開書本，幾個人置身世外，幾個人專注等待上課，相同的是，大家都已就坐，課堂準備開始。

台灣的本省掛幫派，是指蔣介石政權到台灣以前就在地方有勢力範圍的幫派，地域劃分明確，長久下來承襲相同收入業務，管理風格大多為一個角頭平坦式管理幫派內所有人，資深人員可以獲得尊重。外省掛幫派指的是跟隨國民政府來到台灣的外省人勢力，由於地盤大多早已被本省掛的佔據，總在尋求不同業務機會，管理風格是採公司制度來治理，中央集權下分堂口，以能力和表現來獲得升遷。

早期，本省掛的人多勢眾，外省掛難以有空間發揮。進入八零年代，台灣發生一清專案，政府掃蕩所有外省掛以及本省掛幫派份子，重要角頭大哥通通被抓去坐牢，江湖因而失序。後來政治氛圍改變，市場經濟活動也不同，外省掛掌握到資源，成為主宰勢力。本省掛比較晚跟上市場變化，不如以往有主宰力，但仍是一方之霸，而且外省掛以及本省掛彼此沒有直接對立，沒有戰爭，本省掛的實力並沒有被明顯削弱，只是外省掛從新市場找到自己的地位。

萬華區早期幫派林立，多為本省掛勢力，萬芳館只是其中之一，有格調但影響力有限。萬子掌權後，萬芳館逐步掌握多項重要收入，成為萬華區最大幫派，一躍成為台灣本省掛幫派看板之一，與中山區的鐵桶幫、台中的角頭無聲大哥等地方勢力齊名。當時甚至有一句話，要混就要混萬芳館，說明萬芳館當時的名聲和勢力。一清專案發生前不久，萬芳館內的新生代企鵝以及三一崛起，與長年跟在萬子旁的師公對立不合，萬子大位接掌不明，萬芳館也未有未來藍圖。一清專案幾年後，幫派份子陸續出獄，企鵝因為在牢獄中代表萬芳

館與其他本省掛幫派結盟縱貫線，在萬芳館內形成無法忽視的勢力。接著萬子過世，企鵝接手成為萬芳館幫主，師公則完全失勢。縱貫線聯合所有台灣本省掛幫派，以合夥制的方式形成聯盟。就像律師事務所，每個律師有自己的人馬，平時也獨立行動，但彼此聯合形成實力堅強的律師事務所，有需要的時候相互協助。雖然決定事情的時候是一人一票，每個角頭大哥齊頭式平等，但遇到事情還是需要一個對外的代表，於是推舉了盟主，而第一任被推舉的，就是企鵝。

許多幫派份子有窮苦背景，企鵝，卻是富裕人家，而且是二千金之後的唯一男丁，異常受寵。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企鵝總是為所欲為，無法無天，加上魁武雄壯，欺凌向來是主動式不是被動式。年輕時大家還可以忍受，出社會後的企鵝依舊如我，目無法紀，一次惹到黑道大哥，被人打斷雙腿，之後走路無法彎曲膝蓋，便有了企鵝的綽號。萬子是老江湖，在位時能夠制得住企鵝的霸氣和野心。一清專案發生，幫派份子分在不同監獄，企鵝沒了老大哥萬子的束縛，自然很想有所發揮，聽取同牢房的政治犯高學歷律師提供的意見，在監獄內與其他本省掛角頭大哥成立聯盟，然後再變成盟主。要知道，鐵桶幫、台中無聲等實力都在萬芳館伯仲之間，企鵝的盟主地位當然會影響萬芳館內部權力分布，加上有好兄弟三一撐腰，助長企鵝奪權態勢。企鵝並不擅打，靠其領袖魅力吸引歸隨者，三一則是出了名的好身手，且行俠仗義作風領得人心，兩個拜把兄弟在萬芳館內聲勢本就銳無可擋，確為一時之選，萬子過世後，大權便落到了企鵝身上。好景不長，掌位沒多久，江湖謠言三一毒害萬子大哥，企鵝下通殺令，因而在萬芳館內造成一股風暴，三一失蹤，長臉被迫離開，原本支持的人氣因此有所動搖。好在已握實權的

企鵝最後仍熬過這股亂流，穩住萬芳館大位，現在，還要競選國會議員，在各地延伸勢力，包含姪子馮計堂所在的雙合市。

有企鵝這樣強力的靠山，德光街車隊當然我行我素，整個街道區域沒有違停只有臨停，噪音從來沒有人會反應，地方安全由車隊來定義，交通路線依循車隊走向。幾家機車行聯合，整合生意收入，在地區影響里長、議員選舉，德光街車隊擁有當然實力。車款時髦新潮，精裝版的偉士牌、改裝的DIO、Kawasaki B-125、戰車速可達、野狼，到訂製的重機都有，只要看到地上的車痕就知道進入了德光街車隊的地盤。馮計堂把叔叔當學習目標，也總力求表現，年紀輕輕就開始學著跟成年人喝酒交際，與地方商家建立關係。德光街所有大小事情當然有個成年人來決定，但這個人從未浮出水面。

聖龍宮的格局就小了很多。一個台北縣轄市的地方宗教宮廟，每年固定時間配合地方宗教活動，平時培養八家將成員，在這普通住宅區，扮演自己的角色。地方宮廟在台灣到處都有，有些是曾經發生過地方性重大事件，像是兇殺案，為了去煞，就設立這樣的宮廟來坐鎮。小型的宮廟可能會跟簡單的里民服務結合，有些大型的地方宮廟，像是台中無聲所掌控的，除了一些香油錢以及跳八家將的青少年，還有絕對能力影響地方性選舉，甚至間接操作地方公共建設等龐大利益。聖龍宮由長臉來主持，不談過去作為三一心腹的日子，僅專注於地方性服務，試圖低調過日子。

青少年難免還是會神化這段歷史，也成為聖龍宮與德光街車隊不睦的原因，不過，畢竟都是無所無謂的謠言，青少年彼此沒深仇大恨，與任何利益沒關聯，所以，兩個派系雖然不

合，從未有過檯面上的衝突。依照長臉指示，童示同是聖龍宮的帶頭，而陳明皇是童示同代理首選。

曹植建並非聖龍宮的人，也沒有在攪和這種街頭事，但曹植建的哥哥過去是八家將成員，是童示同學長，因此整個關係就這樣被連上。曹植建的哥哥是聖龍宮第一代八家將的帶頭，至今仍是聖龍宮決策者之一，跟長臉的關係從未因為減少見面次數而疏遠，每個八家將的成員加入以前，都會參考曹植建哥哥的意見。像是童示同，有非常清晰的是非善惡哲學，相信真誠換取真誠，所以被曹植建哥哥推薦為現任八家將的帶頭。是說，曹植建的哥哥已經好長一段時間沒有回來了。

不確定聖龍宮有何收入來源，看起來僅有對面轉角的電動遊戲間，綽號黑店，很難想這樣的電動遊戲場可以有多賺錢。黑店遊戲選擇多，相較其他電動間只有四、五電動台選擇，黑店有超過二十台。最流行的遊戲是格鬥天王，草薙京、八神庵或者不知火舞等角色和招式人盡皆知，遊戲規則是選擇一個角色後，逐一擊敗其他角色成為最後的勝利者，中間隨時有人可以單挑，勝者繼續遊戲。每個角色似乎都有獨特的能力可以克制對手，整個遊戲的設計像是公平的競爭。快打旋風是在格鬥天王以前最熱門的電動遊戲，在黑店仍然有兩台，不過很多關卡都已經被破解，挑戰性已經不如以往。除此之外，俄羅斯方塊也是一大熱門，有些人可以駕馭非常高速的方塊墜落，然後結合、消除方塊。黑店唯一的燈光來源就是電動台的光線，整個電動間感覺很暗，空氣瀰漫著特殊空調味道，總有人說這是安非他命的味道。黑店老闆綽號跛仔，一隻腳掌被截肢，時常坐在聖龍宮內與長臉啃瓜子聊天。曾經有一次林佳澍在黑店內看到跛仔神情沒落，突然整

個人癱軟坐下來，除了拐杖倒在一旁，身上掉下針頭、橡膠管、湯匙等等器具，現場一時沒人知道該如何反應。

林佳澍時不時會去黑店，倒不是為了打電動，是莊琬媛時不時會在櫃台收錢，雖然從未搭上話，但就想見上一面。這很兩難，黑店是聖龍宮的地盤，來這邊多少會感到壓力，踏進來，總感覺自己的一舉一動被黑店支配，總感覺自己是非法闖入，即便陳明皇、蕭重為等人對自己基本上視而不見，這種被支配感並不會消失。這就是黑店，冰冷的吸引力，無形的支配力。

十一班沒有人是聖龍宮的，也沒有人是德光街的，這個班沒有人屬於任何派系，這是異常獨特的班級。

有想法認為，因為資源有限，透過考試流程分出智能，再依照智能高低分配資源，預期智能較高的可以獲得較多的資源，再運用資源來為社會帶來貢獻，創造更多資源回饋給社會，讓大家都能分享到足夠所需。無論這個想法對或錯，有人總之不滿，而這不滿到了一個程度可能會影響社會的平穩，所以制度有了微調。考試流程仍然存在，只是延後到高中階段，所以國中階段不再進行考試，不以任何考試結果調整教育資源。即便如此，還是有學校會進行測驗並依照結果來分班，因為事實是，如果最後升學率低，沒人想來念，那是學校自己要去煩惱的，所以莒光國中還是在入學前進行了智力測驗，並在檯面下依照智力測驗結果分班。

十一班是智力測驗結果高的班級。假定智力測驗真的是測出智力，要知道，智力高並不等於課業會好，因為課業會好需要的不只是智力，還要有其他要件，像是良好的學習環境，專注力、決心等等。結果是，十一班的課業並不好，表現大

失所望，學校最後停止安排專門教育資優班的老師。真的深入了解，確實可以感受到每個人都是聰明人，有獨立思考能力，隨時在盤算未來，總是觀察環境，總是在調整適應。如果這樣的形容不明確，那麼這麼說，這個班上的人，每個人都是主動的，對自己的事都是主動的，對於在這個制度下要怎麼存活，是主動的，沒有人簡單按照制度規範被動跟隨等待，每一個人，都有主動力，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而已。背景不同，成長環境不同，對社會的認識也不同，當接收到訊息，在腦部處理後會有不同響應，但腦部有主動的處理能力，所以都有自己的一套邏輯。這個班沒有人會加入幫派，然後被動等待命令，沒有人會純粹崇尚現有教育制度然後盲目遵循，大家都獨立盤算，獨立調整，所以這個班級是異常獨特的。

黃老師向來不喜歡這個班，這個班的學習讓他感到挫折無奈，甚至曾經建議同學轉學到別的學校去，否則留在這個班是在浪費能力。曹植建不喜歡這個數學老師，課本懶得拿出來，歪著頭望著黑板寫上因式分解原理，再望著這些原理被擦掉。林佳澍已經翻過課本，大概知道原理後就沒再理會課程。有人也是早已理解，只是在等待老師提供特例，有人沒打算這個時候花精力理解，在筆記上打轉自己的煩惱。老師純粹展示如何拆解一個多項式，並沒有提到何時可能會使用，有特別強調何者為正確答案，好把數學原理收斂為特定考試模型。相同的科學，在相同空間以及時間內，大家在腦子以獨特的方式在處理。

「曹植建，接下來呢？」

黃老師突然這麼問，班上的人停下打轉的思緒，曹植建沒打算回答，一個表情讓問題僵在那。

「不會怎麼不拿出課本？啊？」

同樣的事實，當事人有截然不同的解讀。對黃老師而言，曹植建不拿出課本就是在挑戰，對曹植建而言，不拿出課本是一種表達。黃老師的喜好很明顯，對心理認定的好學生很有耐心，不好學的學生就相當鄙視。至於好或壞，會是以所謂的學習態度來分別。老師絕對不會說自己有偏見，會說自己是客觀對待所有學生，態度差的，當然就是差別待遇，而上課沒拿出課本，就是態度差，這是客觀的。老師不會進一步分析態度差的原因，是學習挫折還是劣根性都不重要，沒有時間分析，沒有能力分析，也沒有義務分析。曹植建認為黃老師本來就對自己有偏見，不拿出課本也是剛好而已。

黃老師現下往前一步，公開挑戰曹植建，作為被挑戰者，可以有的作法是站起來道歉，但這表示未來都必須拿出課本，妥協不小。或者，也可以翻桌、丟東西來表達老師這麼公開挑戰是踩到底線。曹植建並未選擇以上反應，他維持相同姿勢，相同表情，讓沉默來面對，讓時間來吞食挑戰，這雖然不是往前回擊，起碼也不是後退，或者說，不是明顯退讓，未來仍然不需要拿出課本。這有效，黃老師回頭繼續自己的課程，曹植建繼續忽略課程，衝突獲得短暫解決，僵持並沒有惡化。班上每個人各自在腦子有不同處理過程，有人認為黃老師教訓了頑劣份子，有人認為曹植建態度惡劣，有人鬆了一口氣衝突沒有擴大，有人潛意識期待更大衝突。

「不會怎麼不把課本拿出來。」

廖意漳模仿剛剛黃老師。

「靠背啦，幹。」

「幹，看我們不爽就明講嘛，雞巴哩。」

廖意漳表達同樣對黃老師的不滿。

「幹，明講可以解決問題喔？」

「啊，幹，對啦，哈哈，明講就幹起來了啦，操。」

「最雞巴數學課了，幹。」

李宗於參與話題。

「最雞巴那你不要上課啊，最雞巴哩，幹。」

「幹，廖意漳，你他媽的在靠背喔。」

「我靠背怎樣？」

廖意漳推了一把，李宗於回推，兩人打玩起來。

一般這個時候曹植建跟林佳澍會到學校後方小台子抽煙，但考慮到才剛上演的血腥劇碼，兩人很有默契的打消這個念頭。

走廊有人在清理方才的血跡，畢竟現場是有人耳朵掉下來的地方，每班都有人提著水桶，拿著刷子忙進忙出。林佳澍眼神鎖著隔壁班的莊琇媛，提起水桶進教室換水。莊琇媛是七大金釵之一，是曉文的好朋友，同樣跟德光街車隊、聖龍宮的人都有往來，但她很沉，話不多，隱著領袖魅力，含著神秘氣息，像是天空，像是雨，像是有復仇故事可以講，像是早已哭乾的神話。

「幹，同哥來了。」

學校有髮禁，所有男生必須理平頭，女生也有特定髮型，每個月學校會檢查頭髮，沒有理平頭的，會在後腦杓理掉一塊頭髮，看起來十分丟人，以此作為處罰。身為叛逆的頑劣份子，在頭髮上面挑戰髮禁界線是最基本不過的事情，童示同就是如此，完全不理會平頭規範，頭髮長到可以中分。訓導主任有一次要處罰童示同，當眾羞辱一番後，要拿理髮器理掉長髮，童示同手一揮拍開訓導主任的手，訓導主任撿起來

要再嘗試，童示同再次拍開，兩人就這樣來回僵持，最後訓導主任退讓。當天，訓導主任返回家裡，在開門前被人用布袋罩住頭，狠狠痛打一頓。之後，童示同會避開每個月學校例行檢查日，特別缺席，而訓導主任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童示同確實有霸氣的一面，曾經有同班同學在校外被勒索，被拿走了珍貴的籃球卡，童示同單槍匹馬到對方的地盤要求單挑，並拿回籃球卡。平時對於其他八家將的成員也都很照顧，懂得分享，會記得每個人的個性，適時關心。不過，這個領袖不善於做決定，面對重大事件，總會顯得猶豫，像是黃漢廷的問題，當知道他在外頭亂講話時，陳明皇提過要有所表示，對內得樹立典範確保不再犯，對外要對德光街有交待，但童示同最後什麼決定都沒做，直到梯田過來協調。

「植建，我問一下，你有跟梯田說黃漢廷在協調後還一直亂講可以打馮計堂打好玩？」

「沒有。」

「有人說你有說。」

所有在童示同後方的人都搬著面無表情，但眼神緊抓著曹植建。

「有人說就是有的話，那還要警察？」

曹植建這麼回，童示同轉頭看了一下蕭重為，露了一臉尷尬。

「幹你娘哩，梯田和陳明皇還在警察那邊，聽說黃漢廷斷了兩根肋骨，耳朵要縫起來，嘖嘖。」

蕭重為在旁一副就是沒打算開口，連平時喜歡幫腔的澎懷恩也是安靜無聲。

「好，沒事，這個我來處理，你哥最近如何？」

「很久沒看到了。」

「他都沒回來，我有點擔心，如果他有什麼需要幫忙的，你跟他說我同哥一定第一個站出來。」

曹植建輕輕點頭。

「植建，你知道我永遠都歡迎你加入，你哥以前對聖龍宮很有貢獻，我希望可以多一點像他這樣的人在我這。」

童示同拍拍曹植建肩膀，幾個人零散跟著離開，蕭重為尾隨其後，但眼神留在莊琬媛身上。

學校後方是一片荒廢田地，偶有白鷺絲鳥停駐，圍牆上有個小台子，斜斜地平躺在上可以眺望田地。田地是最近開始荒廢的，早先不知道種的是什麼，有傳聞說這些田地準備改為非農業用地售出，也有說法是農作物的銷售管道中斷所以停止耕種。放學後，林佳澍和曹植建時常在小台子上抽煙，七星或者是黃長。七星比較好抽，但價格比較貴，黃色長壽負擔就低了不少，但相當難抽。

林佳澍跟曹植建的友情幾乎在第一次碰面就建立。林佳澍說，剛到班上時，他全班都看不爽，唯獨曹植建例外，曹植建則說，一個正確的朋友，可以影響一輩子，人可以不需要朋友，但要有的話，就要是最好的。每一個人看到曹植建就會問林佳澍在哪，看到林佳澍就會想到曹植建，兩人的友情是公知，沒有被挑戰過。

「我覺得你哥真不錯，有這樣的哥哥很罩。」

「哈，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不錯。」

兩人稍微帶到了學校的事，沒有深談，林佳澍知道曹植建的哥哥總是要他遠離麻煩，目前看來也是遠離就好，不用操心太多。

林佳澍總感覺曹植建的哥哥很大尾，畢竟是童示同的前輩，沒有可能小尾。除了本身是聖龍宮第一代八家將帶頭的以外，這個區域的竊盜犯大概都是曹植建的哥哥教出來，從闖空門、偷摩托車，各種鎖頭拆解都精通，蕭重為就是他哥教出來的。後來他哥認識到，竊盜是個沒有價值的技能，風險又很高，若要冒相同風險，應該要找比較高利潤的事情來做。曹植建的哥哥從那學來這些的沒人知道，也沒人知道他有那些人脈，他可以久久才回聖龍宮一次，長臉從未改變對他的態度。有次林佳澍在曹植建的床頭看到一把改造的九零手槍，打開抽屜有一排子彈，曹植建介紹槍枝如何擊發，子彈如何與彈殼分離通過螺旋射出。不過，他哥並不要曹植建加入聖龍宮，而且要他遠離任何幫派是非，至於如果有幫派麻煩找上他，曹植建只被告知，無論如何都不要妥協，一旦妥協，將永無止境地妥協下去。曹植建的哥哥要弟弟思考未來應該要找如何的正當職業，還定義了正當職業可以是玻璃裝修、汽車修護等，總之不會是幫派。

「如果你明天就得死，你今天會做什麼？」

「嘖。」

「怎樣？」

「你總是會想一些我沒想過的問題。」

「總是？」

「常問一些怪問題。」

「舉例一下。」

「你有一次說，人類喜歡把自己當成主角，所有神話故事都是假設人是重點，如果把人拿掉，這些神話故事就會很無聊，所以神話故事重點是人不是神，是人喜歡把自己當主角。」

「喔喔。」

「然後你就問，人可以不把自己當主角嗎，操，到底是怎樣的人可以產生這麼多奇怪的問題。」

「幹，哈。」

曹植建聳肩微笑。

「你上次還問，一樣的智商，狗微笑會讓人覺得可愛，智能障礙的人微笑就讓人覺得悲哀，為何。」

「我忘了我問過這個，不過，似乎是如此，你當時怎麼回？」

「我沒回，不知道怎麼回。」

「喔。」

「沒回是因為沒想過，但我猜就算給我時間想還是不知道怎麼回。」

「哈。」

「那是為何？」

「我也不知道為何，狗六歲智商我們覺得很聰明，成年人六歲智商我們覺得很可悲，這就是事實，但沒人注意。」

「哈哈。」

「所以呢？」

「怎樣？」

「如果明天就得死，今天會做什麼？」

「喔，想辦法可以不用明天死。」

「靠背。」

「哈哈，不是該這樣嗎？你哩？」

「確保明天不會後悔今天的事。」

「操，好深。」

「所以要想辦法完成最重要的事，但我現在不知道什麼是我最重要的事。」

天空跟田地相互嵌著，但又互不相干，望著天空，搜尋不到自己的影子，搜尋不到未來，鳥飛過去，雲飄過來，什麼都沒有，大地創造了問題，天空沒有解答。到底老天爺只是保護萬物隔絕宇宙，沒打算插手，也沒能力插手。

「你不知道你最重要的事，我知道我的。」

「什麼？」

「想辦法跟黃琳容和好。」

「又吵架了？」

「又？講得好，又吵架了。」

有一次校慶學校找了七個女生當接待，七個穿著相同服裝，被認為展現出七種不同態樣的美麗，因而有了七大金釵的封號。曹植建的女朋友，黃琳容，就是其中之一，與莊琇媛、曉文等在校慶後開始成為好朋友，不乏有追求者，看起來溫柔婉約，講起話來自信有主見，與曹植建斷斷續續在一起已經一段時間了。不過，即便是曹植建最好的朋友，黃琳容卻跟林佳澍鮮少交談，兩三句都嫌太多，很難搭上話，如果兩人在路上碰到，在沒有曹植建的情況下，可能連個招呼都沒有。

平躺的時候，兩人就是這樣任由天空仰望，與宇宙對立。

香煙抽到一半，曹植建把煙反過來，放到嘴裡，才那麼一刻，林佳澍很是驚訝，整個人起身，想看個究竟，因為那怎麼

看都像是他要用舌頭把煙給熄滅，但沒有，吐氣後，煙從香煙的濾嘴噴出來。

「幹，這三小。」

「什麼這三小。」

「幹，你怎麼用的？」

林佳澍拿起自己的香煙，看著在燃燒的煙頭，再看看微笑的曹植建。

「我不知道，你不要試啦。」

試了，香煙倒過來，白煙從濾嘴噴出，林佳澍覺得很有趣，再嘗試，又有更多白煙噴出，整個畫面，無論天空或者田地，全佈上白煙，兩個好朋友，陷入迷濛煙霧。

一清專案促成本省掛形成縱貫線聯盟，改變了本省掛彼此的關係以及內部管理，從原本井水不犯河水的型態變成聯手同時又競爭的型態，從原本角頭以下平坦式管理變成階級式組織管理。不過事實上，一清專案是衝著外省掛來的，而且是衝著特定外省掛幫派，和平會。是這麼謠言的，台灣政府的情報單位訓練並派和平會的幫主，陳總，去美國殺一個雙面間諜。陳總帶了和平會的殺手小林一起過去，任務成功，回國時兩人在海關被逮捕。有人在美國境內犯下謀殺案，當然是大事，美國執法單位後來追查到台灣，要求台灣有關單位交出嫌疑人物，但台灣方面回應正在執行一清專案，其目的在於掃蕩所有黑道份子以維護治安，而這個所謂的嫌疑人物，正好在一清專案名單中，目前正在監獄服刑，無法見客。既然是肅清行動，總不能只抓陳總和小林，所以政府把所有黑道份子通通抓起來，沒有經過任何審判過程，台灣所有黑道角頭大哥入獄服刑，其中，和平會的人佔大部分。這就是為何本省掛的幫派份子會在監獄內形成聯盟，因為監獄內都是外省掛的人。

陳總是聰明人，知道在執行任務以前政府不僅不會關他，還會保他的命，利用這個優勢，一次壯大了和平會的實力。執行任務後回國，同樣，這是傳言，純屬傳言，政府要滅口禁聲，打算在監獄內殺了陳總和小林，但陳總早做了準備，居然在情報單位交待任務時偷偷錄音，並將錄音帶交給另外一個和平會幫派份子雀狼，要求雀狼離開台灣到美國舊金山，如果陳總被滅口，就會將錄音帶交給美國聯邦調查局。所以

陳總不僅沒被殺，一清專案後，順利出獄，而和平會在隨後的黑金政治，實力直上登頂。

和平會有七大堂口，其中，太平堂是最有錢的堂口，是黑金政治的重要推手，政府多個工程承包案都有太平堂在後，而太平堂的堂主，是唯一一位本省人堂主，傅宗理。早期跟著嚴董討債，傅宗理總能以有效率的方式取得欠款，當和平會要從五大堂口擴編到七大堂口的時候，嚴董便提拔自己的愛徒成為堂主。一清專案後出獄，嚴董墜樓過世，太平堂完全放掉高利貸業務，專注於政府承包工程。這是黑社會的創舉，在此之前沒人想過可以用這種方式賺錢來經營堂口，傅宗理的名氣扶搖直上，太平堂成為黑道最響亮的招牌。企鵝就是氣不過，為何同樣是本省人，這個矮子客家人可以如此成就，因此總是把傅宗理當成自己的假想敵，見自己的萬芳館承攬工程有困難，便動了要來選立委的念頭。

傅宗理有對雙胞胎兒子，住在雙合市，正是莒光國中另外一個勢力，傅家兄弟，傅千佑以及傅千堂。雖然從未招搖，大家自然知道傅家兄弟的父親是非常人物，所以很輕易就可以在學校形成一股勢力。基本上，以太平堂的利益規模，根本看不上莒光國中這種偏遠地區，所以傅家兄弟在這個區域並沒有像聖龍宮或者德光街車隊那樣的地盤勢力，不過當然，任何地方都得歡迎傅家兄弟。傅宗理跟自己的孩子關係不惡劣但也不親，對話僅止於基本問候，雖然孩子對父親有種崇拜之情，傅宗理從未跟孩子太過靠近，反倒是跟一個叫做獵保的比較常往來。

獵保也是莒光國中，留級生，年紀問號，皮膚不好，講話陰柔娘腔，沒太有人緣，原本並沒有涉及任何幫派。一次一個綽號老頭的人，仗著跟梯田是同班同學，沒有理由地狠狠修

理獵保一番。當時梯田在旁邊看著，老頭跟著幾個人抓著獵保的臉猛鎚，鎚到牙齒掉了，老頭停止，要求獵保撿起牙齒裝回去再讓自己繼續打，獵保乖乖地抖著手拾牙，再繼續被打。結束後，獵保被警告未來在學校每看到一次就打一次。獵保後來有好一陣子的確沒有再讓老頭看到，事實上，根本就沒有再到學校了，無所事事到外頭工程單位尋求打工，想不到遇到太平堂的人，得知是莒光國中後被引薦到傅宗理本人。在被老頭打到掉牙後一年，獵保回到學校，找上老頭，這回，梯田一樣在旁邊看，換老頭被打到牙齒掉下來，獵保要求老頭把牙齒找回來，老頭在地上摸索，找到了兩顆牙齒，獵保要求老頭吞下去，老頭顫抖吞下後，獵保繼續打，再把牙齒打斷，再要求吞下牙齒，再繼續打。君子報仇，一年不晚，又，一年河東一年河西，兩個人，兩次被打到滿地找牙。

黃漢廷僅有祖母在照顧，看到孫子被打成這樣也只是哭哭啼啼，童示同建議大家湊錢，幫忙一些醫藥費，陳明皇則認為要找律師，將起訴馮計堂的訴狀寫好，再以訴狀來要求德光街的人賠償。見眾人一面倒的支持陳明皇，童示同拿不定主意，整個事情就這樣被拖住。聖龍宮還在想辦法，馮計堂這邊主動表示願意到黑店談判，但要求傅家兄弟得當第三方。童示同同意了在黑店談，但時間卻怎麼都橋不隴，馮計堂總挑理由，還指控童示同佔了地盤優勢以外，專挑對聖龍宮有利的時間。陳明皇認為沒有什麼時間是只對聖龍宮有利，且地點明明是德光街要求，所以這些都是不實指控，說明德光

街沒有誠意談合。馮計堂一直反覆，童示同一直猶豫，兩邊往來越來越失焦。

「當然，澎懷恩有他的版本，我是從他的版本來解讀實際情況應該是這樣。」

四個人走進一棟像相當老舊的大樓，李宗於一邊說著。這個年久的住宅，中庭沒有陽光可以照射進來，可能有一半沒有住戶，空著像廢墟，到處是剝落磁磚，牆壁滲著參差不齊的裂縫，樓梯間潮濕，且有不知從哪來的水滴聲。

「我就問澎懷恩，接下來哩，他說，馮計堂覺得聖龍宮的會耍詐，為了避免，他們會臨時約談判，這樣聖龍宮就沒有時間準備。」

水泥地板上方隨便掛個微弱燈光敷衍一下昏暗的走廊，有幾戶人家鐵門關著，但內門打開著，經過時可以看到電視正在播放節目，漫著怪異氣氛，林佳澍看到有一戶裡面掛著一把武士刀，上方還有很大的青龍圖騰。

「這什麼東西，臨時約的話，傅家兄弟會有空嗎？」

「誰知道。」

「也不知道傅家兄弟打什麼算盤，他們從來沒有興趣插手任何聖龍宮和德光街之間的事。」

「聖龍宮就這樣答應？」

「很明顯陳明皇反對，認為這樣聖龍宮都被牽著走，但如果不同意，同哥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李宗於邊說邊拉開撞球場的門。

撞球場的門是透明玻璃，走到門口就可以看到場內漂亮的裝潢，在這個怪異的老舊大樓內顯得相當突兀，閃著唯一的生氣。白光明亮，裝潢以木製混搭合成塑膠，顏色圍繞黑色、咖啡色以及綠色，禁煙空調，工整潔淨。球桌規則排列，上

方對應一盞照明燈，燈亮了表示該球桌被開啟，就是有人要付費的意思，一個小時四十塊、六十塊不等。球場有很多梁柱，梁柱上掛有球桿，供球友自由取用。每個球桌旁邊都有椅子環繞，所以原則上，每個球桌都是獨立的空間，除非要特別去拿球桿，否則不會經過任何人的球桌。

「這些人專門在玩手段，幹。」

「你不計算別人，別人就計算你，利用所有人脈，賺取最大利潤。」

撞球很奇怪的，被設定為不良少年的專屬運動。所謂的優秀學生不會去撞球間，自然推演到撞球是不良少年的活動，是個無奈的結果。如果有撞球間沒有不良少年聚集，好學生可能會去，那撞球也許就不會是不良少年的專屬活動，問題就在於，撞球間確實總有不良少年聚集，確實偶有衝突，所以到最後也只有不良少年會打撞球。當然，不是說學生非好即壞，只是社會沒有明確的標章給中間的學生，總之，這是很無奈的。

「我去開桌。」

廖意漳從來都不打，但每次都跟著，唯一有的參與感，就是去櫃台開桌。

「操，米漿怎麼在這。」

「別管這些流氓就好了啦。」

望著米漿那端，將近一打人圍著一桌，李宗於露出不安，廖意漳搖搖頭走向櫃台，曹植建聳聳肩膀沒有回應，林佳澍抓起梁柱上的球桿，在球台滾動，測試球桿是否直。

「好學生就不用擔心這些街頭事了，要怎麼成為好學生。」

「唸好書吧。」

「幹，你說的沒錯，植建，壞學生的問題不是在於壞，壞學生的問題是在於未來有穩定收入的機率比較低，難以找正常高收入的工作，所以才會用唸書結果來衡量學生的好壞，唸不好，未來難以找到高收入的，甚至沒有正常的工作。」

「也許吧。」

曹植建看著米漿，像在心理估算。

「坦白說，我覺得是德光街的人在故意鬧事，嘴巴上講說是黃漢廷亂講話，幹，可是誰不知道黃漢廷腦子有問題，誰會把他的話當真？這也不是他第一次亂講話，他以前也亂講傅家兄弟貪污，傅家兄弟也沒動手。」

「所以我說不要管，想太多也沒用。」

球桌上方照明燈亮起，表示已經開桌，時間開始計算。

「操，沒有比較直的球桿。」

三人掃描了一下撞球場，只有另外一頭還有放球桿，而米漿就在那一頭。林佳澍並沒有猶豫，直接走過去。

米漿的外套別著一個精緻小銀飾，普通的校服突然變得很有時尚設計感，原本的白色襯衫換成深黑，看過去俐落又顯著。一等人安靜地讓林佳澍從面前經過，交叉形成一個特殊的氛圍。林佳澍挑了兩個球桿，雖然仍然不直，起碼比剛剛好，便準備離開。

「欸，球桿都拿走，那我們哩？」

米漿突然開口，算是突破了這特殊的氛圍。

「你們？」

「對啊，你拿走了，我們怎麼打？」

「用現在正在你手上的球桿打可能是個好主意。」

「我不想用我手上的球桿打，我想用你手上拿的球桿打。」

「你正在用你手上的球桿打，你從什麼時候開始想用我手上的球桿？」

「我現在想。」

「這幾根沒很直，你們是不會要的，你要的話我就留下來，等等我會觀察一下你怎麼拿沒有很直的球桿打球。」

「你在跟我靠背喔，幹，我看你真的蠻不爽的，什麼時候才有理由可以打你啊？」

林佳澍手拿著球桿沒有輕舉妄動。

「媽的，我不喜歡跟弱者打交道，你要拿球桿，挑贏再說。」

米漿站起來，旁邊的人自動自發排球。

「挑就挑啊，用我手上的球桿？」

「哈，幹你娘哩，來啊，就用你手上的球桿。」

林佳澍不擅長籃球，跑不快跳不高，撞球，不好意思，也是普普通通。

「植建你來插花喔，幹。」

曹植建走過來，沒打算留著自己兄弟在這尷尬。

「看你挑桿啊，還能幹麼。」

「幹，看三小，要就直接挑桿啊，怎麼跟某人很像，都是在旁邊看而已。」

說完米漿與德光街的人互相笑了出來。

「喔，好啊，那我跟你挑，佳澍，我來。」

「欸欸欸，我們剛講好了啦，贏的拿球桿，好啦，你在旁邊看。」

米漿跟林佳澍要手上的球桿。

「幹，這個真的很不直，你娘哩，沒關係，我開球。」

米漿面帶笑容，十足強勁地開球，兩球進袋。

「拍誰啊，運氣好。」

米漿很快計算下一球的路徑，瞄一下，再進一球。

「欸，幹，這麼不直，媽的，還打得進，幹，是不是我是神？哈哈，你老師哩。」

林佳澍和曹植建兩人在旁邊看著米漿一顆一顆地吃，好不容易失手，白球貼壁，林佳澍架了球桿，出桿沒進，再換米漿，再進，這回沒有再失手，就這樣直到最後只剩九號。

「欸，如果打進了我就贏了，幹，這樣是不是欺負你？是你同意讓我開球的喔，不然這樣，現在我給你打，你打進這個九號我就讓你拿走球桿，打不進，換我打，我打進了，球桿留下來，打沒進，再換你，以此類推，有沒有問題？」

「好啊。」

九號靠近球桌一端，幾乎在中線，白球在另一端貼壁，林佳澍只想到倒灌的方式讓九號球進袋，好不容易架好了球桿，瞄了一會，出桿，白球撞擊，九號反彈朝向尾袋，看起來就像要進了，無奈，停在袋口。

「幹，你還算準喔。」

米漿笑了笑，輕輕鬆鬆把停在袋口的九號球推進。

「願賭服輸啦，沒欺負你喔。」

曹植建拍了拍無奈的林佳澍，把球桿放回原處。

米漿摟著在位置上的辣妹，顏笑開懷，為自己身體素質或者優秀基因感到愉快，也摻雜賭博勝利的喜悅。辣妹倒是很冷，被摟在懷裡，像是很難伺候的冰山美人，惜那一焉一笑。德光車隊總有一些辣妹跟著，而且很多時候是不同校的，可以想像必然有跟其他學校的流氓爭風吃醋，也可以明白德光車隊確實是強勢的地痞流氓。

米漿的態度在視覺上產生特定訊號，透過眼睛接收可以傳遞到大腦，勝利的聲音同樣也透過耳朵傳遞到大腦，加上大腦可能已經產生其他情緒，比方說因為輸球自身產生不愉快的感受，參雜這些訊號以及情緒後，大腦進行處理，也許會產生惱羞成怒的反應，也許產生這樣的反應但又隨即衡量了米漿等人在生理上可以輕易凌駕在自己之上因而再進一步產生壓抑的反應，也許僅產生無奈的反應，也許任何反應都沒有，沒有憤怒的能量、難過的能量。林佳澍以及曹植建，兩個獨立運作的大腦處理後產生的後續動作是平靜離開，兩人並沒有露出不愉快或者是壓抑的感受。

撞球場放著一些舞曲的東西，像是〈All that she wants〉，或者〈Scatman〉、〈Coco Jamboo〉之類的。當然沒人聽得懂英文，看廖意漳在那搖頭晃腦亂哼，李宗於便在旁邊學，搞得大家一陣笑。

「幹，你不會英文在那邊唱屁啊。」

「幹你老頭仔，你爸我爽啦，幹。」

李宗於持續嘲笑，廖意漳一陣脹紅，突然猛地打了李宗於一拳，這一拳不小力，李宗於臉色沉下來。

「廖意漳，你現在要幹架喔，啊？」

廖意漳的臉紅轉成憤怒，但沒有說話。

「你現在要幹架，啊？好，來啊。」

說完，拿起桌上的可樂玻璃罐。

「我們現在出去，我他媽的會用這罐可樂撕爛你的臉，操你媽的。」

廖意漳往前一步。

「我用我的手就可以把你的眼睛挖出來。」

「好啊，幹你娘我們現在出去。」

曹植建在一旁搖頭笑了一下。

「兩個白痴。」

說完，廖意漳和李宗於兩人笑了出來。

「媽的，什麼出去，你怕在這邊打被店員罵對不對，幹，李宗於，要打還怕弄髒環境喔。」

「幹，我看你嚇成那樣，要帶你出去給你秀秀啦，媽的。」

「幹。」

「幹。」

兩人打玩起來。

林佳澍的目光被米漿那一桌吸引，莊琇媛不知何時來到現場。原本的辣妹被晾在一旁，米漿似乎在邀請莊琇媛坐下，看著她神秘冷酷的表情，對米漿的邀請無動於衷。

「植建，為何你要跟梯田說黃漢廷亂講話。」

回個神，撞球桌這邊圍了很多，遮住球桌上檯燈的光線。

「曹植建跟他哥這種人是亂源，插手我們聖龍宮的事，讓我們人事不穩定，沒有解決，大家會無所適從。我們好心邀請他加入他不要，沒加入又在外頭亂講話，我們到底該怎麼做。」

有人坐在撞球桌上，有人把李宗於推開，最吸引目光的，是一隻手搖曳刺青符咒從群人中穿出，直接拍打在撞球桌上。

「我就說，黃漢廷被打，我們要跟德光街的討回來，也要跟曹植建討回來。」

也許曹植建正在心理估算，沒有表情，沒有反應，瞪著陳明皇。現場氣氛相當緊繃，所有人似乎已經準備好，所謂的討回來，也許就是現在。

「喂，陳明皇，討什麼，我們可沒欠你。」

廖意漳擋在陳明皇和曹植建中間，李宗於也繞過來拉開兩人距離。

「陳明皇，我們沒有亂講，梯田如果真的這樣說，不然當面理論。」

「李宗於，你也真熱心，當事人嘴巴怙怙站在那，就是因為有你在插嘴。」

「懶的跟你們說，走開，別擋我檯錢。」

曹植建把人推開，打算繼續撞球，但陳明皇把白球丟到地上，可以感受到沉重的球體撞擊地面。

「我沒動你，不是不敢動你，我沒動你，是在給你機會。」
陳明皇揮著刺青符咒，聖龍宮所有人點頭，就像空氣染上汽油，只稍一根小火柴就能引爆現場。曹植建沒有退讓，退讓不會是現在的選擇，但不知道心理估算地如何，不知道是否拿不定主意該怎麼做。

「操你媽，在衝三小？！」

聲音從米漿那一桌傳來，大家注意力轉移，看到米漿抓著蕭重為，旁邊站著莊琇媛，像是兩人在爭風吃醋，童示同正嘗試拉開兩人。

「欸！米漿，冷靜。」

「你跟她講什麼，跟她講什麼！？」

蕭重為沒有出聲，表情沒有示弱，但被這麼大吼，滲著一稍淚。

「米漿，你現在就這樣打起來，等一下怎麼跟馮計堂談？」
陳明皇手一揮，所有聖龍宮的人往米漿那邊走過去。

「植建，我覺得要趁現在離開。」

李宗於立刻靠上曹植建的耳朵。

「佳澍，剛剛這樣你要來幫忙自己的朋友，陳明皇可能會動手，你不能這樣站在一旁很像沒你的事，這樣很不夠意思。」

廖意漳表情嚴肅，像是責怪像是提醒，林佳澍吞了口水，對了曹植建一眼。

「沒關係，我們走。」

曹植建放下球桿，拍了拍林佳澍的胸膛，四個人準備要一起離開。

「米漿，你冷靜一點。」

米漿那一桌圍滿了人，感覺球桌上照明燈的光線在晃動。

「冷靜什麼啦，童示同，我哩幹你娘！」

聲音來得突然，沒人確定方向，接著看到馮計堂帶著一群人，拿著球棒衝進來。所有人一陣錯愕，而童示同露出比誰都還要驚訝的表情。撞球場陷入混亂慌張，兩派人馬殺氣瞬間引爆，大家從四面八方相互揮擊，不怕打到自己人，就怕沒打到人。

曹植建推著林佳澍要離開，陳明皇擋住去路。

「想走？」

「你瘋了嗎！？」

廖意漳一股勁提上來擠開陳明皇，曹植建把林佳澍往另外的方向推。

「快離開！」

林佳澍眼角掃到一扇門，趕緊衝過去，原以為起碼有李宗於跟著，回頭看三個人都還在裡面，猶豫了一下，打開門，眼前，不是陌生人。一個警官穿著運動夾克，廉價的襯衫以及西裝褲，插著腰的時候會把夾克往後撥，然後雙手放在廉價皮帶上方的腰間，林福德。

「喔喔，想不到在這看到你。」

「你來的正好，裡面有人打架。」

「我知道啊，我只是不知道你也在裡面打架。」

「我沒有，所以才跑出來。」

「喔喔，你剛剛在裡面跟人家打架，看到警察來了才逃跑，好好，我知道了。」

「我沒有跟人打架，我不是看到警察才離開的。」

「我不是警察嗎？」

「你是警察，我們在外面遇到，所以沒有所謂的在裡面看到警察來了才逃跑，是逃跑時在外面遇到了警察。」

「不是不是，嘖，你有沒有打架是我說了算。我說，你剛剛在裡面跟其他流氓打架，這叫做聚眾鬥毆，看到警察來了才心虛逃跑，顯然是畏罪潛逃。來，沒關係，我們早就接獲通報說這邊會有群聚鬥毆，我的人會去處理，裡面你不用擔心，現在是你有問題。」

「我會有什麼問題。」

「林佳澍同學，我說你有問題你就是有問題，以後你要知道，事情是我說了算。哼，我記得你啊，很屌的，上課鐘響才會進教室的林佳澍同學，他媽的很屌的，不是嗎？」

「大家都是上課鐘響進教室，這樣就很屌？荒唐。」

林佳澍想要繞開，被林福德抓著手臂。

「我當警官，不嫖不賭不收紅包，為何？因為我要的是做對的事。讓有我在的地方治安好，就是對的事。來了這一陣子，我發現這裡有我不知道的力量在影響這邊的秩序，這讓我

很不爽，我的地方應該是我的秩序，按照我的意思走，我不管那個人有多大條，在我的地盤，就是我的秩序。

現在，我要你去找誰在後面搞鬼，是誰要這群青少年在這邊亂來，是誰允許的。從今天開始，你要主動去知道哪邊要打架，誰要偷誰要搶，或者誰說了什麼東西，不管用什麼方式，你要去想辦法知道。就像今天，如果你能事先通報這邊會有群架，那會是好事，你看，我可以來阻止。

如果你瞞著我，不告訴我事實，那我告訴你，我會因為你打架指控你傷害他人，搞不好我還會找到你有在吸毒的證據。你懂什麼是傷害罪？你懂吸毒是什麼意思嗎？這些都是要坐牢的。所以你要告訴我任何你知道的事，而且你要想辦法去知道。」

「我澄清一下，你在這邊非常清楚我沒有吸毒，我也沒有打架，但只要你個人判斷我沒有告訴你特定事項，上述指控都將因此成立？」

林福德雙手插腰。

「喔，抱歉，你用詞不夠謹慎，更正一下，是任何指控，都將成立。」

街道兩旁都停著汽機車，感覺相當擁擠，如果有對向來車，會車可以耗上好一陣子。雖然沒有停車格，電線桿的設置卻很巧妙的限制停車空間，中間穿插摩托車，可以想像汽車會很難移出。這些住宅區並沒有規劃人行道，預期除了住戶以外不會有外人開進來，所以行人就是走在街道兩旁停滿汽機

車和街道中央汽車行進路線的中間，人不讓車子開不了，車子不讓人走不了。

林佳澍貼著路邊車子緩慢行走，眼珠透著前方的來車。在巷子中，對方來車速度相當快，似乎沒有把行人放在視線中，眼看就是要逼到身體，林佳澍卻無所無謂，沒打算閃避，車子掃過身旁，後照鏡撞到手掌，碰的一聲，車子繼續快速行駛，林佳澍也沒回頭。

「人之所以害怕死亡，是因為死亡決定人的終點。」

前方又有來車，速度似乎更加猛烈，眼看就要逼近，林佳澍沒有展現閃躲，後照鏡再次掃過手掌，且這次更為猛烈，後照鏡斷裂脫落掉在地上，林佳澍的手似乎也被劃傷。抬起手，先看到一些白色表皮劃開的痕跡，接著鮮血慢慢滲出。

回頭，車子已經不知去向，並看到街道上趴著一個人。

不確定是否是從上方掉下來所以趴在那邊，還是被剛剛的車子撞到而倒在路上，這個穿著學生制服的人就是趴著動也不動。

「換句話說，如果人的終點由人來決定，就無須害怕死亡。」

林佳澍像是肯定這個人是從上方墜落，像是想起墜落時的聲音，原先不確定是不是後照鏡掉落的声音，但現在確定了，這是生命落地時的撞擊聲。過了有那麼一下，碰的一聲，眼前的畫面改變，又有一個穿著學生制服的人墜落，就在相隔不遠處，現在，有兩個身體趴在地上。不確定到底身體還有沒有在動，遠看像是動也不動了，接著令人吃驚的，又有人墜下，又有人撞擊地面，林佳澍不由得抬頭，像是不該抬頭般地抬頭，只見兩側公寓樓頂不斷有人墜落。

「林佳澍。」

教室內蔡老師停下講課，林佳澍撐著頭沒反應，前面曹植建的座位是空的，包含李宗於三個人今天沒有到學校。

蔡老師走下講台，拿起林佳澍桌上的課本，扭了一個表情，示意這不是這堂課的課本。

「下課來教師辦公室找我。」

蔡老師是十一班的班導師，風格強硬，戴著有色眼鏡，不知道的還以為他是流氓。在轉到莒光國中以前在別所國中教書，街頭幫派見識多了，所以學校發生流氓鬥毆事件，通常只有他敢站出來。學校原本期待十一班會是資優班，想不到是個課業糟糕的怪異班級，認為這群學生沒救了，便換了蔡老師當班導師。成為班導師，第一件事是重整服裝儀容，鞋子需要全面白色，頭髮過長的必須要剪，而第一件事，就讓蔡老師知道林佳澍是班上的問題人物。

鞋子需要全白色的定義就如字面所述，任何一點黑點或紅線都不行，林佳澍的鞋子印有Reebok的彩色標誌，蔡老師依據校規要求隔天換成全白的鞋子。隔天林佳澍將彩色標誌用立可白塗成白色，這沒有讓蔡老師覺得林佳澍在妥協，而是認為他作怪，兩人一番辯駁後，蔡老師同意這個作法，但警告如果立可白掉色露出非白色的顏色會沒收他的鞋子。

「林佳澍，頭髮怎麼這麼長？」

一踏進教師辦公室，蔡老師扳著臉問。

「你是說從三毫米長到五毫米這種長嗎？」

黃老師在相同的辦公室，看到林佳澍，露出鄙視的眼神。

「頭髮這麼長，這個月明顯沒有剪，明天去給我剪一剪。」

「老師，剪一次頭髮要六十塊，這錢對我來說有其他更好的用途，況且頭髮沒有影響到唸書，沒有影響到人品，我真的不知道為何要剪。」

「沒有嗎？從你嘴巴講出來特別有趣。」

雖然不關黃老師的事，但他就是插嘴了。

「沒有啊，黃老師，頭髮長短要怎麼造成唸書困境？要怎麼影響人格品行？」

「你們這些人就是喜歡強詞奪理，就是愛作怪，找一大堆作怪的理由，剪了頭髮你就不會再作怪了。」

「可是我的偶像都是長頭髮。」

「偶像？喔喔？說說你的偶像是誰，我來看看你這樣的人都把什麼人當偶像。」

「喔，我的偶像可是很特別的。」

黃老師停下改作業的筆，雙手抱胸，加強鄙視的表情。

偶像是關鍵字，腦子接收這個關鍵字後會搜尋相關記憶，這記憶有可能是一些年輕偶像歌手，而年輕歌手可能反應年輕人膚淺，在擷取這樣相關記憶後，腦子就像有方程式一樣將參數套入，再控制人體做出反應。

「說說看啊。」

語言之所以細膩，是每個人對於相同關鍵字所延伸的觀點都不同，林佳澍無所顧忌，侃侃而談。

「我的偶像是牛頓，他是機械力學之母。牛頓運動定律奠定了我們當今的力學，相當地偉大，我以後想要念機械工程，所以我把他當偶像。除此之外，我也很崇拜達文西，他可不是只有畫蒙娜麗莎，他其實還是機械製圖之母，現今的機械製圖是從他開始的。我把他們兩個當成我的超級偶像，而且

他們兩個的頭髮都超級長的，證明了力學研究或者繪圖發展，不會受到頭髮長度的影響。」

停頓。

黃老師顯然不知道怎麼回答，假裝有事得離開辦公室。

「過來，林佳澍。」

整個辦公室，也許只有蔡老師看林佳澍的眼神不含有鄙視。

「我知道這段時間對你很艱困，家裡的事情肯定讓你很心煩。」

只是簡單對話，似乎有特定思緒埋在蔡老師的表情下，操控非常細微的臉部肌肉變化，不確定林佳澍有沒有察覺。

「昨天你有跟曹植建他們在撞球場嗎？」

「有。」

蔡老師皺起眉頭。

「告訴我實際情況。」

「我們在打撞球，結果有人打起來，曹植建他們剛好來不及離開，接著警察就衝進去。」

「警察說他們也在打架。」

「沒有，他們是被扯進去的。」

蔡老師將眉頭鎖得更緊。

「你確定你們沒有捲入什麼麻煩？先前馮計堂這麼高調地打人，我本來就預期會有其他衝突。」

「我們沒有麻煩，而且我們只想避開麻煩。」

「但同時你們也知道，別人並不覺得你們想要避開麻煩。」

「怎麼說？」

「校規規定不能去不良場所，撞球間就是不良場所。」

停頓。

「佳澍，很久以前就已經想跟你說了。我覺得你是聰明人，跟其他人不同，我不是很能夠理解你為何跟曹植建走得這麼近，我不是說他不好，但你們是不一樣的。」

「跟其他人不同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你應該要比其他人還要好。」

「我確實是不錯，但沒有比誰好，我們都不一樣，但沒有誰比誰優越，我還蠻不爽有人這樣講，不爽憑直覺衡量一個人，然後看不起一個人。」

「我沒有看不起誰，純粹認為你跟其他人不同。」

「但你剛的句型是比較型的句子。」

「那是在激勵你，好，算了，撇開這個不講，我認為你在這個階段，應該就是專注學習，尋著這個制度往上。浪費時間去撞球場，是在浪費你的時間。」

「我覺得這不是公平的制度，我覺得這只是用來分配社會資源的制度，好讓特定的人可以獲得較多資源，說服其他人接受資源分配不均。不是大家以相同的學習方式都能獲得相同的結果，所以才要因材施教，但顯然制度沒有做到這一點，導致大家並不是在用自己擅長的方式在競爭。

這當然會影響我唸書，因為制度沒有考慮到我擅長什麼，沒有在乎怎樣的方式合適我吸收知識，我當然也就不想在乎這個制度。除此之外，當我知道這些教育內容只是用來證明一個人的基本記憶力、邏輯運算能力，沒有在管是否未來能學以致用，我真的不願意花這個時間。假設我未來要當歷史學家，現在花時間在物理化學、數學、生物等科目的時間就完全浪費。相反的，如果我未來要當工程師，歷史地理、公民與道德就完全浪費。更極端一點，如果未來我是音樂家，現在所有科目都是在浪費我的時間。」

「可是你在這個年紀要怎麼知道未來做什麼好？」

「花時間跟朋友相處，從朋友身上學習，因為未來，我肯定也會需要朋友，這個經驗肯定能學以致用。所以我花時間去撞球場，學習社交相處。我們講五育，德智體群美，結果到頭來分配社會資源的標準只有智育，而且是不在乎學以致用的智育，這要怎麼說服我認同。」

「花時間跟朋友在一起不一定要搞到荒廢學業，更不一定要在撞球間，這是兩件事。現在把這些不同領域的知識交給學生，是為了讓學生可以從中衡量未來要做什麼。」

「假設學生不知道未來要做什麼的話。」

「不用假設，學生不會知道要做什麼。」

「我知道我要做什麼。」

「你要做什麼？」

「音樂人，我會是好的藝術家。」

「你看，這就是問題，你們不知道社會怎麼運作，你們並不知道有些職業沒有辦法維生，應該要當工程師、律師這種才對，有穩定收入才能維生。」

「為何，如果那不是我擅長的，我要怎麼投入跟其他人競爭。」

「沒辦法，這社會是這個樣子。」

「這說明了這社會的這個部份有問題。」

沒有社會是完美的，總有人是被制度無謂犧牲，蔡老師的表情像被刷上一筆否定，遲遲不願開口。

「我的工作沒辦法為你改變社會，我的工作告訴你社會會怎麼評價一個人。」

林佳澍沉了一會。

「我以為你的工作是告訴我們該怎麼平等評價一個人。」

五點多的台北縣仍舊環繞陽光，但光線停在黑店門口卻步，往內掃，沒有看到莊琇媛。黑店對面一排騎樓，聖龍宮嵌在其中，一個不知道哪個神的神壇就在宮廟中間，神壇前有張桌子，長臉偶爾就在這張桌子抽煙啃瓜子，兩側零零落落幾張可隨意移動的椅子，整個宮廟顯得簡弱單薄，唯獨神壇旁一個通往內室的布簾子隱著一些神秘。每次經過聖龍宮，吸引林佳澍的就是那張布簾子，總深緩著異磁暗氣，讓布簾子看起來格外厚重，讓前方神壇看起來像是紙搭的，當長臉在前方桌子啃瓜子時，就像在守護這張布簾子後方的祕密。聖龍宮旁邊有個正在裝修的店面，目前還看不出來會是怎麼樣的店面，內部有工人正在趕工中，但其中一個人很明顯有別於工人，眼睛異常有神氣，一身黑色襯衫以及黑色西裝褲，掛著特定符咒形狀的鏈子環在襯衫外，有著長及頸的白鬚。這個人抬頭看到林佳澍後，便沒有再移動視線，林佳澍的視線含著這個人，兩人就這麼對著。這個人走出店面轉到隔壁的聖龍宮，坐在長臉平常會坐的位置。這是非常位置，連童示同、陳明皇都不會坐在這，這個人居然這麼坐下，勢必與聖龍宮有非凡關係。

林佳澍緩著步伐回家，思索著每一步每一踏。

離開時朋友都還在撞球場面對混亂，也許這是林佳澍腦子在想的事。這個訊息在發生當下就算進入腦部後有相當被過濾，只要腦部足以判定當時的狀況是拋棄朋友自己離開就會產生愧疚感，而現場的吼叫聲、撞擊聲，血腥的暴力畫面可能會產生害怕，愧疚感以及害怕相互交錯，影響儲存在腦部的

記憶態樣。不確定是否看不清楚的人會產生比較低的愧疚感，聽力較差的人是否比較不害怕，林佳澍隔天看起來是不斷回想反覆塑化這個記憶，像是相當後悔當下沒有為朋友挺身而出，然後告誡自己未來該如何的樣子。

回家的路上仍被陽光覆蓋，擠條小巷穿梭在公寓之間，這正是大家準備收拾忙碌一天的時刻，再一個小時，城市將重新漆上黑色，家家戶戶陸續入眠，直到夜曲結束演奏，大地才會重獲黎明。

總共十四戶人家，林佳澍家在七樓公寓的二樓，樓下一道兩扇設計的鐵門，不時是開啟狀態，就算關著效果也不大，真要用力的撞是撞得開的。二樓家門口只有一道單扇鐵門，一把簡單的鑰匙就可以開啟。家內格局是兩房兩廳，二十多坪坪的面積容納一家幾口。林佳澍在樓下躊躇著天黑，再用非常非常緩慢的步伐一步一步跨到二樓，被好幾分鐘拖著，勉強停在家門，猶豫了許久拿出鑰匙，拿出鑰匙卻遲疑插入門鎖，插入後不願轉動。整個過程是很緩慢的，非常非常緩慢插入，幾乎聽不到機械摩擦聲，接著，停滯許久後才輕輕轉動，考驗著鑰匙機械裝置是否可以完全沒有發出任何聲音就解鎖。沒有，解鎖瞬間還是發出機械聲響，門打開，一股抑鬱輻射衝擊胸口，刺穿心臟，落進肺腔，導致心跳沉重，肺腔收縮。林佳澍深深吸一口氣，嘗試緩和心跳，重新膨脹肺部。父親不在客廳，林佳澍聚精會神確保每一個角落都已經被掃過，父親的的確確不在客廳，才伸手開燈。一側沙發、一側電視櫃，客廳一端是餐桌，餐桌上有父親前公司的阿娟阿姨帶來的晚餐。蚵仔麵線，林佳澍撈了一口，冷掉了，也都稠在一塊，雖然很快吃完，但並不像在享受，接著，很快洗澡回房間，在家，與家隔絕。

每天清晨剛天亮，只要是晴天，林佳澍會去打籃球。到不是因為有多愛籃球，畢竟本來就不擅長運動，也許純粹想要證明自己就算不好也沒有那麼差，有天開始練習投籃後，就這麼持之以恆，每次總是會要求投進一百顆三分球才休息。這不是容易的事，特別對於運動細胞不好的人而言，要像運動員一樣機械式地出手是困難的，常常連續好幾球碰框不進，那種孤獨挫敗感很容易點燃怒火。

「幹。」

球碰到籃框彈開，滾得很遠，林佳澍相當生氣的樣子，但也只能無奈跑過去撿球，再回來，重新穩住情緒，繼續投。投籃手感時好時壞，情緒也就時好時壞。結束後，坐在籃框下休息。

早晨總是孤零零的，沉默迎接陽光，沒有紛擾，寂靜環繞。

幾個青少年被帶到警局後，都有成年人來接走，長臉帶走聖龍宮的人，律師帶走德光街的人。林福德拿律師確實是沒辦法，但長臉就被拖在警察局好一陣子，後來有個叫做蔡順佳的人也到場，三人談了很久，才讓聖龍宮的青少年被帶走。蔡順佳是莒光國中這一區域的大地主，本身經營瓦斯行的生意，行為低調，是現任雙合市長邢維安的好朋友，選舉時總是相當幫忙。

陳明皇認為蕭重為被米漿找麻煩，且當天馮計堂根本就是來打架，一點談和的跡象都沒有，要求童示同必須要有所反應。長臉提過警察已經在盯，童示同認為長臉的意思是先緩著，不要輕舉妄動，但陳明皇認為這樣無法對弟兄交待，會影響帶頭的威信。在壓力下，童示同帶著人跟蹤梯田，蓋布袋，準備拳打腳踢一番。梯田拿出匕首劃破袋子，割傷圍攻的人後逃離現場，不僅沒有被教訓到，還丟了聖龍宮的顏面。長臉對此舉相當生氣，警告不准再有任何不當行為。德光街的人像是抓到機會，要求童示同對梯田動手的事情道歉，聖龍宮自然是搬出先前黃漢廷的事情還未了結，跟梯田的小推擠事件完全不能比。兩邊的人就這麼樣相互指控，相互威脅，一下子要出來談判，一下子又說對方爽約沒誠意等等，隔空叫罵沒有停過，但沒有再動手。

澎懷恩說完整個故事，李宗於瞄了一下曹植建。

「然後呢？」

「沒有啦，就這樣一句話。」

「怎樣一句話？」

「就一句話要討回來啊。」

「靠腰，長臉哥不是說不行？」

「所以就一句話要不要而已。」

「在講什麼東西啊，什麼一句話啦。」

跟澎懷恩講話真的很累，也只有李宗於有這個耐心。

「就欸，你要幫忙。」

「欸你娘，欸是誰。」

「就你啊。」

「我是誰，幹。」

澎懷恩看著曹植建停頓很久。

「你植建啦，對啦。」

「靠背，幹你老頭仔。」

「你不是聖龍宮的人，你可以幫忙。」

「好笑。」

「去啦，一句話啦。」

「不要。」

「幹，我們要討回來啦，去啦。」

「幹你番仔喔，要我講幾次。」

「好，幹，我回去講。」

澎懷恩一副等著要好看的樣子離開。

從這邊的走廊看得到陳明皇的教室，所以等等看得到澎懷恩是否馬上就去報告。曹植建並沒有顯出焦慮，但也沒有很輕鬆的樣子，從外觀很難估算出到底他在估算什麼，或者是否有在估算。

「真煩耶，媽的，植建，他這樣去跟陳明皇說會怎樣？」

「不要去就對了啦。」

「白痴，廖意漳，誰在跟你說要去，我只是問陳明皇會怎麼反應。」

「李宗於，你每次都這樣，跟流氓不能妥協，跟他們談條件，他們只會得寸進尺。」

「幹你娘，你還知道得寸進尺這個成語喔。」

「幹你娘啦。」

澎懷恩到了陳明皇的教室外了。

「植建，無論如何，我一定挺你，我們是兄弟，如果他們要動你，我不會讓你一個人。」

陳明皇走出教室，跟澎懷恩對話一下，朝這邊看了一眼，林佳澍一閃避開眼神。曹植建回應李宗於，手勾著林佳澍的肩膀。

「我知道你們會挺我，但我希望你們不要挺我，這是我跟陳明皇兩個人之間的事，扯越多人會越複雜。也許我算錯，但我認為陳明皇不會動我，就算會，也不會太過分。」

「陳明皇還能怎樣，最多把我們殺了，最多就是這樣，換句話說，只要不怕死，根本就不用怕陳明皇。」

安靜了一會。

「幹，哈哈，佳澍，你每次都這樣，在旁邊很安靜，只要開口都很勁爆，你老師哩，什麼只要不怕死。」

「邏輯上就是這樣，這個結果是邏輯正確的結果。」

「邏輯正確你媽啦，幹。」

一陣笑聲。

李宗於和廖意漳當真覺得有趣，曹植建微笑，林佳澍眼前含著這些笑容。

放學曹植建沒有要跟林佳澍到學校後方小台子抽煙，說要去找黃琳容，兩人剛破冰，必須得積極維繫剛找回的感情。

林佳澍一個人看著籃球隊練球，在場邊平靜頂著球場背景，雖然不像想上場打的樣子，但像是隨時準備好的樣子。

「生命誠可貴，對，只是當你活著的時候，你感受不到有人覺得你的生命可貴，因為你是次等的，分配不到社會資源，得不到尊重，汲汲營營一輩子，最後只是貢獻給真正生命可貴的人。」

哥哥寫過一首歌，〈[存在感消失下的強烈自我](#)〉，認為一個人如果自我意識很強，存在感卻不斷下降的情況下，可能會起自殺念頭，於是在副歌的時候重複著。

誰的淚願意為我墜

誰的淚願意為我傷悲

聽起來像是說，一個人自殺，是不會有人為他掉眼淚的，所以不該自殺。但同時也可以反向解讀，如果一個人的生命連一滴眼淚都不值得，那他又何必活著。

好不一會，林佳澍獨自到黑店。店內電動光線穿刺在黑暗中，格鬥人物的招牌聲音起起落落，櫃台看不到莊琇媛，坐著的是曉文。

「換錢喔？」

「沒，我沒有要打。」

「沒有要打來這幹麼？」

林佳澍也許意外曉文會跟自己攀談，但外表看不出來。

「還是來找陳明皇？」

「找他幹麼？」

「跟他解釋啊，看可不可以把事情講開，否則我覺得他就是今天要打植建。」

「打他？今天？」

「對啊，我等等會跟黃琳容一起去德光街找梯田和米漿，黃琳容說曹植建會跟她一起去，然後剛剛碰到陳明皇，我就跟他說了。」

「說妳會去德光街？」

「說曹植建等等會跟我們一起去德光街。」

「要怎麼打，難到帶人去德光街？」

「你不覺得這樣反倒剛剛好，一次處理德光街和曹植建。」

大腦接收到對話，也許理想上該搜尋各個關鍵字所有連結的記憶，但由於這樣耗費太大量的能量，所以可能會選擇有比較強烈的記憶，捨棄其他的部份，比方說，愧疚感可能就是強烈的記憶。

「為何陳明皇一直針對我們？」

「你們有誰，拜託，他只針對曹植建吧，你們其他人算什麼咖。」

「那為何針對曹植建？」

「誰知道，也許覺得聖龍宮有出力罩他，他卻總是一副人家罩他理所當然，也許覺得植建他哥沒在做事，卻還是聖龍宮的決策者，也許覺得他配不上黃琳容，你知道吧，陳明皇以前約過黃琳容被拒絕。」

旁邊一個在玩格鬥天王的人正在用連環記橫掃對手，林佳澍從來不會用連環記，每次有人來單挑都被輕鬆解決，他一直不懂為何有些人就是能夠輕鬆操作電動。

「陳明皇這樣對妳好朋友的男朋友，妳打算看戲還是打算幫忙。」

「講什麼奇怪的話啊，你講話很奇怪欸，那你會看戲還是幫忙，男子漢大丈夫。」

「我當然幫忙。」

「那你在這邊等好了，我覺得陳明皇他們等一下就會來，你就可以幫忙解釋一下，說曹植建會配合還是怎樣的。」

「要配合什麼？」

「我怎麼知道，我好心提醒你，你不懂就算了，還以為你是聰明人才來跟陳明皇談，不談就等著被打吧。」

曉文手一揮，起身往店內走，林佳澍才轉身打算要離開黑店，想也想不到，一個影子閃進門口，夾克往後撥，在廉價皮帶插著腰，林福德。林佳澍下意識要繞過，但被阻擋。

「欸欸欸，未成年可以進來嗎？」

「我進來換零錢的。」

「林佳澍，你還真被我逮到耶，未成年進來這裡，打算換錢參與賭博遊戲，嘖嘖，被我逮個正著。」

「不是吧，我換好零錢在賭博遊戲機台前投幣被你抓的話就是逮個正著，現在的情況是，我欲進來換零錢，剛好櫃台沒有人，轉身要離開，卻遇到了你。」

「不是不是不是，是一個未成年人屢勸不聽，仍然進入年齡限制場所進行賭博遊戲，轉身要離開，卻遇到了我，目前我正在詢問這位未成年人。」

「好的，你知道嗎，店內確實有未成年人，我誠心建議你進去抓，保證你不會失望，同時也很高興有如此優等執法人員為了維護治安到處奔波，有你在的街頭，我感到特別安全。」

「喔喔喔，說到這個，這正是我要攔住你的原因，上次請你幫我收集的資訊，收集得怎麼樣了？」

轉頭並沒有看到曉文，店內實在太暗。

「最近要考試了。」

林福德臉色一沉，不知道怎麼樣的動作，林佳澍的大拇指被轉動並提起，整個身體翻轉，只差沒有跪下。黑店內的人突然都像是煙一般消失，獨留這一齣逮捕動作戲碼。警車就在黑店外，林佳澍被壓上車，後座有橫桿，顯然是上銬的位置，林福德坐在副駕，指揮開車。

「我們現在準備去警察局做筆錄，你要解釋一下你身上的七千塊現金是怎麼來的。」

林福德拍打著手上的七千現鈔。

「秩序是安全感。一個社會如果沒有秩序，大家會失去安全感，社會將無法運作，沒辦法上班，沒辦法買菜，失去合作、信任，停止進步。有些人認為競爭到最後本來就會重塑秩序，那個是錯的，應該是在既有秩序不變的情況下持續競爭，那才是對的。這就是為什麼我要站出來，我要恢復該有的秩序，大家才能安居樂業，公平競爭。」

秩序是關鍵詞，且是廣義的，就算被不同腦袋以同等質量接收，在腦袋中處理後會產生的結果很難相同。有人會將秩序簡單連結到安全，有人直覺反應是整齊劃一的景象。就像是政客表示會帶給人民幸福的日子，但每個人對於幸福的日子有著截然不同的態樣。

林福德從後照鏡可以看到林佳澍的表情。

「這些流氓幫派，他們想要在寬鬆的法律制度下創造自己的秩序，這是錯的，我這個人從來不跟這些惡勢力妥協，從來不同流合污，相反的，我要這些人跟著我的秩序走。」

警車不是一般民眾每天可以搭的，且一般人對警車應該都有刻板印象，所以在警車內應該相較於平時神經緊繃，在警車內所接收的訊息應該會相對強烈。除非同時腦子已經在運轉的其他事情更為強烈，強到腦子必須得忽略其他訊息。比方說很看重的友情最近不穩定，不斷思考著可能會失去的友情，該如何做才是正確的維繫友情，這個時間點是否是重要的等等，那腦子就不見得有能力接收並處理其他訊息。

「我說過，不管什麼手段，你要想盡辦法收集到必要訊息，如果沒有到訊息，那等等你就得跟我解釋這個七千塊是從哪邊偷的。」

停頓。

「聖龍宮的人今天會去德光街打我朋友。」

「什麼？」

「聖龍宮的人要去找德光街的人談判，同時打我朋友。」

「你朋友是誰？」

「我朋友是曹植建，你現在去德光街，就會等到聖龍宮的人。」

「曹植建？我沒聽過，為何要打他？」

「聖龍宮的人說，上次馮計堂在學校打人是因為曹植建的關係。」

「到德光街打他？」

「對。」

「他是德光街的人？」

「他不是，但他剛好會過去。」

後照鏡反射出林佳澍，林福德像是在盤算這個訊息的價值。

「我現在就去阻止這些青少年，以後，有任何消息，就像這樣告訴我，我會幫你的朋友，維持社會治安。」

一個青少年，離開警車，站在警局外，沒人注意是否有任何違和感，他孤零零的，沒人注意，沒人會注意。

下課鐘一響，許多人依照自由意志起身，像是方才課堂中的專注，只是一場學生與老師的對戲。

「昨天後來呢？」

林佳澍與曹植建一同要去抽煙，離開教室前，班上同學曾頌成站在門口，看到兩人要通過，沒打算讓。曾頌成個頭瘦小，不是起眼的人物，但畢竟這是十一班，沒有人不是特別的，曾頌成也不例外。大部分的時間花在武術，曾頌成想成為警察，他同意黃老師，認為這個社會就是有些敗壞風氣的不良份子，他相當嫉惡如仇，希望長大可以幫忙矯正這些社會治安破壞者，而曹植建這群人，就是標準的治安破壞者，幫派份子，社會敗類，不僅不能害怕這些惡勢力，還應該要正面對抗。

「幹，三小啦。」

雖打算側身繞過，但無論怎麼側就會撞到，索性直接推開，曾頌成掃個眼神，曹植建沒有理會，勾著林佳澍肩膀一起去學校後方圍牆。

還沒到放學時間，在小台子上抽煙太招搖，兩人在小台子下方點煙。

「沒怎樣。」

「怎樣沒怎樣？」

「唉，我跟她見面沒多久就吵架，然後我就回家了。」

「你有去德光街嗎？」

「去德光街幹麼？」

「昨天曉文跟我說她會跟黃琳容一起去德光街，我想說你會不會也有去。」

「沒有，她可能有去吧，我就回家了。」

有時腦子在想事情，周遭發生的事情能夠與腦子想的事情同步，像是接收到的訊息是原本預期內會有的，或者有辦法連結到相關記憶，存取後處理再輸出驗證，如此循環，成為一個有進程的思考程序。有時腦子想的事情與所接收的的訊息沒有辦法同步，無論是無法連結到相關記憶，或者存取後無法處理，都會導致這個思考無法前進，這可能就是所謂的困惑。

「我昨天有遇到警察。」

「遇到警察？」

「記得上次我嗆的那個警官？他叫林福德，我昨天跟他說聖龍宮的人要打你，因為曉文說，她跟陳明皇說你會跟黃琳容一起去德光街，所以我說去德光街可以逮到聖龍宮的人。」

「所以警察昨天有去德光街？」

「可能吧。」

「靠背，嘖。」

「嘖，原本還想說陳明皇如果要動你，剛好會被警察抓..」

「幹，走人。」

兩人注意到有幾個人過來，很有默契地把煙蒂丟到地上踩熄要離開。所謂的幾個人是一群不可數的人，事實上也沒有數清楚的必要，走在前面的是傅家兄弟，而走在最後的，是獵保。離開時無法避免的會與傅家兄弟交錯，曹植建以及林佳澍只能避免任何眼神交會。

「這麼討厭我們喔，啊？」

「啊？」

傅家兄弟一個刁起煙，一個準備點，曹植建沒轉頭，含糊個聲音，繼續離開，林佳澍回頭了，知道傅家兄弟面帶微笑盯著曹植建看，而獵保，正盯著自己。

傅家兄弟在學校的圈子很窄，不是閒雜人等可以跟他們交往。畢竟這是相當背景，誰都想依靠強者，但一般門打開的結果，不會吸引到人才，只會有一堆想要狐假虎威的人，所以在正常情況下，傅家兄弟不會跟圈子外的人搭話，同理得證，現在是無比尋常的情況。

「欸，放學去哪？」

「當然是找馬子啦，幹，植建馬子最多了。」

回到班上，李宗於跟廖意漳湊著聊天，曹植建沒理會，獨自安靜心理估算著，林佳澍也是若有所思，或者純粹困在困惑當中。確實，曹植建很有女人緣，外型好看，沉穩有安全感，許多學姐學妹的都會找理由找他，也許因為這樣，學校大牌流氓不是很喜歡他，也許也因為這樣，常常跟黃琳容吵架。林佳澍從來不在乎自己是否會被女生關注，原則上不要被討厭就很不錯了，也許心理上只在意莊琇媛，所以從來不忌妒好朋友，也許友情真的臨駕於生理欲望，總之他不在乎。

下課後四人一起離開，到街上閒晃。路上經過幾台機車和汽車，曹植建照舊講解哪些車款的鎖該怎麼開，甚至會示範，但不會真的偷，每次解開了都是一陣驚呼，像是完成了一項成就，然後上鎖關上。

走著走，地上出現一些摩托車的車痕，看起來像是德光街車隊的，但這不是德光街的地盤，還在好奇怎麼會有這些痕跡，便聽到摩托車油門的聲音起落振動，慢慢圍住四個人。

「想不到在路上遇到你們。」

米漿載著一個辣妹，身上帥氣平整的襯衫只有最上一顆釦子是不同顏色的，外套別著一個精緻小銀飾，看過去乾淨又俐落。很難算出有多少德光街的人圍著曹植建等人，像是看著準備被獵補的動物，就等著一聲令下，好痛快地撕裂獵物。德光街車隊是平坦式管理，馮計堂在的時候馮計堂是老大，否則就是米漿是老大，雖然很多時候大家也會聽梯田的話。

「剛在陳明皇那才講到你們，喂，曹植建，幹你娘你是報馬仔喔？」

米漿照舊狂妄的口氣，直爽乾脆。

「你們跟警察講童示同要來我們這邊報仇，害童示同被抓。」

梯田的表情稍嫌複雜，跟米漿一搭一唱，帶有一點想把問題盡快釐清的焦慮。

「曹植建，是你就像個男子漢承擔後果，敢作敢當。」

「聽不懂？童示同昨天被逮捕了，看來要坐牢。」

「昨天有線報，說聖龍宮的人要去德光街報仇，所以警察帶人到現場，逮到童示同正要放火，直接以現行犯逮捕。」

「當時因為要開鎖，蕭重為也在現場，警察到的時候，童示同為了罩他，要他先離開，自己一個人扛下一切。」

「承認你是報馬仔吧。」

「還不只這樣，現場有抄到毒品，所以警察還找了馮計堂去解釋。」

當然吃驚，這是絕對吃驚。大腦原本並沒有預期任何事，換句話說，是預期了什麼事都不會發生，預期了什麼事都照舊。吃驚的程度因人而異，發生的事情對應不同記憶會驅動不同強度的吃驚。聽到這個消息，林佳澍藏著不同的表情。

「植建，陳明皇咬定就是你透漏的。」

「承認吧，曹植建，這樣大家都好做事。」

「或者你知道是你的人去跟警察報的？」

米漿下車，辣妹白皙的長腿留在摩托車上，梯田也下車，手插著口袋像是在找東西。估算，但沒有估算結果，曹植建的心理像是在估算，遲遲給不出結果。

「還是是你的人報的？」

米漿手指推著曹植建的胸膛，曹植建沒被推動，梯田在旁似乎已經準備要動手，眼神不斷落在林佳澍等人身上。

「我在這邊擔保不會是我們這邊任何人去跟警察講的。」

講得平淡，卻引來現場一陣長囂靜聲。

「你擔保？」

米漿笑了出來，顯露莫名雀悅。

「操你媽的雞巴毛，你擔保算個懶毛啊？」

梯田仍然手插口袋，表情仍然浮著焦慮。

「我哩幹你娘，貨被抄走，這多少錢你有概念？你他媽的擔保值個雞巴。」

米漿像是一直在刺激對方，但曹植建不為所動。

車隊的人沒人輕舉妄動，但同時又像準備好了什麼，現場的緊繃氣氛沉默低鳴，所有氧氣悄然滅盡。

「我們來打賭。」

賭局已經開了，米漿磨掌霍霍。

「這樣子，如果你贏了，我罩你們四個人，如果你輸了，我要你幫我脫手上的貨。」

曹植建沒有反應，甚至像是已經停止心理估算。

「我賭是你們這四個人至少其中一個去跟警察講的。」
米漿相當地興奮，像是無論對方怎麼回答都能佔盡優勢的樣子。

「怎樣？不敢賭？」

「我敢，我跟你賭。」

曹植建當真不動聲色，眼神篤定直視前方，把米漿晾在視線外，把所有人排除在視線外。

腦子在做決定的過程其實都是一種價值衡量的程序。由於每個人的價值觀都有些許差異，因此每個人所做的決定都有差異。困難之處在於，如果兩個主體在腦子中的價值是等量的，而且腦子必須得從中擇一，這時腦子的處理會出現過載，而過載可能會產生焦慮、緊張等等，以至於難以做出決定。又或者，腦子有其特殊處理，一個在特殊情況下會存取的處理方式，降低其中一個主體的價值，或是提昇另外一個主體的價值，進而能夠做出選擇，這時可能仍然會憂心，但同時會有壯士斷腕的決心。

米漿往前一靠，難掩興奮。

「幹你老頭仔欸，倡秋喔，囂擺什麼，你是賭我不敢喔？我當然敢跟你賭，我知道就是你們去告密，幹你娘哩曹植建，我手上有批貨，我要你用我的價格賣掉。」

梯田退回機車，米漿也回頭準備跨上機車。

「媽的，你們這些人就愛搞事，搞的我很忙，欸，我只想打籃球升高中，企鵝已經答應我了，結果你們給我一堆事，幹。」

一跨上機車，辣妹就抱著米漿。

「欸，一旦讓我找到證據報馬仔是你們，馮計堂會找你，陳明皇會找你，我會找你，曹植建。」

油門挾著摩托車亂無章法的好幾段弧線交錯後，彙整成同一方向駛離。

雖說曹植建外表仍舊冷靜，但可以感受到內心有壓力，沉默的方式與以前不同，現在的沉默少了心理估算，多了猶豫。大家開始想辦法，像是請曹植建的哥哥出來，跟長臉講清楚，把壓力從陳明皇那一端斬斷，德光街的壓力自然就消失，但曹植建一口否定了這個提議，表示已經很久沒有看到哥哥了。林佳澍則語出驚人地說直接去找聖龍宮的長臉，從上往下給陳明皇壓力，被廖意漳與李宗於否定，認為直接找長臉不見得能解決問題，但肯定會激怒陳明皇，接著林佳澍則說去找警察，更是被強力阻止。

「我們沒事去警察那邊，警察也不會理我們，難道派人保護我們？」

「不可能的事，而且長臉他們跟地方警察關係都很好，聽說每三年換一次警察局長，他們都會一起吃飯，警察來這邊，也是要跟地方打關係才好做事。」

廖意漳仍舊老調，認為不要理會這些流氓也不會怎樣，現在是下了賭，但只要沒有去告密，行得正坐得直，沒什麼好怕

的。流氓總是找理由要佔便宜，他們就是要受害者玩這些局，真的玩，才是中了圈套。李宗於實在也沒有更好的主意，插了幾句話卻難有建樹，但他直觀的認為這不是好事，因為這當中沒有協調，沒有各退一步，他甚至認為賭注是衝突的升級，當然先決條件是告密的人不在己方。最怕的當然就是被栽贓，不在乎是誰告密，只在乎是否有人扛這個責任。發生這樣的事，兩邊派系都有壓力，但兩邊並不會就此相互開火對幹，這種毫無意義的消耗大量成本不是街頭風格，找到一個弱勢的代罪羔羊才是這些幫派的行事作風。曹植建有自己的哲學，總之他現在是承擔了，以他精打細算的風格，應該已經盡量評估所有風險了，大家是這麼想的，雖然大家，可能不包含林佳澍。

「跟暴力妥協，那將會永無止盡的妥協下去，如果不以退讓為優先，本來就需要承擔壓力。」

曹植建拍拍林佳澍的肩膀，並沒有眼神交會，緩和情緒，示意大家回家，四人分開路線，廖意漳和李宗於領著書包朝家的方向前進，林佳澍略顯躊躇，心有所思好一會。

冰冷的家門鐵青著生鏽表面，微微淡淡印著林佳澍的猶豫，鑰匙小心翼翼地拿在手上，精細的手指動作將所有可能金屬碰撞聲降到最低。林佳澍現在給人的感覺就是他非常不想踏進家門，無奈天地雖大，他又只是渺小舉無輕重的生命體，就是找不到容身之地，一刻可求得安穩的環境都沒有。當然這是誇飾描述，明明就有個家，何來沒有容身之處，有手有腳的，豐衣足食的，何來有資格感到壓力，在校不求好，麻

煩都自找，何來需要有人關心他的安穩。如果有個頂尖的藝術家，將其在家門前猶豫的樣子精準繪製，好奇有多少人可以感受當事人的無依無助，又有多少人會認為這是自食其果的最佳寫照。

雖常有人說，勇敢面對任何壓力，習慣就好，卻很少有人可以進一步提出有效的習慣方式來面對壓力。長期接受壓力，腦子自然是需要調節的，有人調節的結果是奮發向上，這是好的結果，該要分享其有效的調節方式，畢竟有人的調節結果是導向自毀的。

家門打開，一陣黑暗絕望鞭抽著靈魂，林佳澍露出痛苦的表情，關上門，獨自面對冰冷的傢俱。玄關還有一點外頭的光線，稍微舒緩從家裡無限延伸的黑暗窒息。林佳澍的眼珠透著客廳，用想像力開啟電燈，用記憶帶回過去溫暖的感覺，客人在客廳坐下，必恭必敬地回應母親倒的茶水，父親繼續高談闊論，如何的商業方法，如何的市場運作。

「人類是工程結果，是經由設計的高精成品，可以自動演化，同時彼此合作創造再工程結果。」

氣體無色又無味，客廳的交談完全不受影響，說照說，容照笑。

「講演化，總是提到競爭。競爭的先決條件是差異，有差異才有競爭的意義。」

客廳是被刻意密封的，有人把窗戶完全緊閉，房間的門也都關起來，所以客廳再大，能容納的新鮮空氣也有限。

「有差異不見得會自動驅動競爭，所以我們有安全感的需求以及認同感的需求，一派追求穩定以獲得安全感，一派追求機會以獲得認同感，兩派意見相左，自動形成競爭。」

應該是廚房的瓦斯，雖然味道不強，有人聞到了，打算要去關閉。廚房門打不開，但氣體不斷從廚房內滲進客廳，只好

敲打碰撞門，否則不打開，在客廳會被氣體毒死。碰撞越來越大力，試圖打開門的聲音越來越強，突然，一點火花，非常細微的火花，在充滿瓦斯的環境很快速地蔓延，接著，就是一場爆炸。能量席捲公寓，掃盡喜怒哀樂，劇烈餘震後，由消亡劃下句點。

「是神設計的也好，外星人設計的也好，你跟我說這不是設計的，那是怎麼來的。」

才剛跨進客廳，響起門鈴，林佳澍放下書包，繞過死寂的傢俱。

「佳澍，還好嗎？對不起，今天來晚了。」

阿娟阿姨跟她的丈夫在門口，手提著晚餐。

「來，一切都還好嗎？」

林佳澍點點頭。

阿娟的丈夫想跨進來，但被拉住，也許是看林佳澍沒有打算讓出空間。

「佳澍，你知道我們很感謝你爸爸以前照顧我們，所以我說我們一定幫你們渡過難關。」

阿娟的丈夫拍拍林佳澍的肩膀，露出溫暖的眼神。

「不要太責怪自己，懂嗎？」

阿娟跟她的丈夫過去是父親的員工，欠了地下錢莊一大筆還不出來，被債主找上門，夫妻倆跟父親表示自己債務沉重不能沒有收入，但地下錢莊討債手法相當兇惡，決定要遠走高飛。父親當時生意日正當中，豪氣萬千地幫兩人償還債務，每個月再從薪水扣錢，夫妻因此很感激。

「謝謝。」

門關上，重新面對孤獨。

環顧四周，林佳澍把窗戶通通打開，看了一下瓦斯管線，手轉動確保關緊，然後在客廳發呆。

很難從外觀看出這個國中生是否在想友情，可能在腦中將友情連結到義氣，而義氣的定義是由有限的經驗和智慧所框架，且義氣可能連結到特定行動，情緒可能會驅動這些特定行動。也許林佳澍同時還想著家庭，過去的記憶在眼前的場景重演，這可能會讓既有的狀態染上更複雜的情緒，進而推動一些作為，或者不作為。

門鈴又響了，不會是父親，父親有鑰匙，八成又是阿娟。林佳澍沒有猶豫打開門，在眼前的不是不認識的人，但不是阿娟，不是父親，是蕭重為，精確的說，是包含蕭重為的一群人，坐在樓梯間的，靠著扶手的，大家的眼睛全看著開門的林佳澍。

「你是不是抓背仔？」

蕭重為說話總是客氣，沒有辦法不溫和。

「什麼？」

「沒錯，當我聽到消息的時候，我也是這麼反應，什麼。」一隻有符咒刺青的手高舉揮舞著，陳明皇踩著樓梯，一步一步緩緩現出，所帶的威脅輻射很快感染樓梯間。

「我們聖龍宮，團結有信仰，只要沒人犯我們，我們不會犯別人。」

陳明皇輕踏緩步，避免過度擾動周圍輻射，讓開了蕭重為，逼著臨界線，林佳澍沒辦法往前，挪移半步的空間都沒有，但也沒有往後，像是要擋住所有可能的威脅滲入家裡。

「我想曹植建已經表示他是抓背仔，他說，他保證他的人不是，我就想，為什麼他能保證？很簡單，因為他就是抓背仔，是他害我們聖龍宮的人被抓。」

所有人的視線都緊盯著林佳澍，像是在數他的呼吸次數，呼吸速度。

「神教導我們仁愛手足，同時也教導我們要勇敢。來，林佳澍，我們聖龍宮這樣被欺負，如果你，你會怎麼做？」

停頓。

「你覺得，如果是神，神會怎麼做？」

停頓。

「不如這樣，你知道多少，就跟我們講多少。」

「我不知道。」

陳明皇笑了出來，轉頭面對眾人。

「是不是像我說的，他會說他不知道，對吧？」

眾人仍舊盯著林佳澍，數著呼吸，似乎只要呼吸急了一點，就會上前割了這個廉價的喉嚨。

「對我們而言，信仰是無價的珍貴，對曹植建而言，信仰是無價的空想，就像他哥，沒有信仰，僅靠著不三不四的生意在干涉聖龍宮，現在沒生意，還是半隻腳踩在這邊，沒信仰的人都是這樣厚臉皮。」

陳明皇靠得相當近，威脅感擾動林佳澍身體每顆原子。

「我確實同時還懷疑梯田，他這種人和事佬當慣了，習慣雙面，誰知道是不是他把毒品放在那，故意被發現，這樣他才沒有要銷售這些毒品的壓力？」

符咒刺青的手緩緩舉起，像是挾著威脅準備要掐住林佳澍的脖子，林佳澍不自覺吞了口水，但符咒刺青停在空中。

「我一定會找到人來負責，無論是梯田，或者曹植建，或者兩個都是。」

符咒刺青的手緩慢輕拍林佳澍的胸膛，陳明皇緩慢咬著威脅。

「或者其實是你？」

語言之所以細膩，是因為人的情緒差異是很細膩的，多了少了一絲緊張、一線憂慮，都會產生隻字片語的微妙變換。

「或者其實是你？」

林佳澍換了神氣，無所無謂，挺著胸膛反問。

「我不知道毒品的事，我也不知道同哥什麼時間要幹麼，我只知道，你都知道。」

沒等旁邊的人開口，符咒刺青的手很快抓住林佳澍的頸子，將其推向側牆，雖然疼痛，林佳澍沒有往後退半步，撐著沒讓威脅往家裡跨。

「或者你們三個人都是。」

放下林佳澍，陳明皇揮動符咒，指揮信仰，威脅逐步退開樓梯間，留下迴響警告。

林佳澍挨著身子，關上門，確認鎖上，一個人獨自坐在客廳，伴著關閉的燈光，消化著記憶。

如果陳明皇方才有拿刀，這麼刺下去，林佳澍會是一個人挨著自己，回到客廳，拿起電話叫救護車。劇情是沒這麼發生，但也是一個人在客廳，面無表情，任由黑暗以及時間吞噬自己。

林佳澍在警察局外面，身著便服，擺明今天就是不會上學。警察局大門進去有個接待的檯子，一個警察低頭正在辦公，發現林佳澍，抬頭瞥了一眼便又低頭繼續辦公。

「我找林福德。」

警察像是原本不打算理會，但聽到林福德的名子不得不抬頭。

「你找林福德。」

「我找林福德。」

警察是放下手邊辦公了，但雙手抱胸態度並不友善，身體向後躺，椅子就僅有一個支點這樣前後晃動。

「而且你打算告訴我你為何要找林福德。」

「我沒有打算告訴你我為何要找林福德。」

「我這樣沒有原因地去叫他，會被罵。」

「怎麼會被罵？」

「每一個人就像這樣走進來，說這個說那個的，我不明究理地就照做，浪費警力，這樣會被罵。」

「每一個人都像這樣走進來，講出訴求，你不明究理地拒絕，這樣會被罵，我能理解。」

「這不是訴求。」

「這是人民來到警局請求幫忙的事件。」

「找其中一個警官，不是訴求。」

「找其中一個警官，才好講訴求。」

「為什麼一定要警官才能聽這個訴求？」

「為什麼一定要有警官以及非警官的級別差異？」

警察停止晃動椅子，指指旁邊的房間。

「你看一下，他現在正在會客，是重要的人，他沒空，」房門半開，角度的關係，沒有看到林福德，倒是看到一個背影在抽著煙，吐出的白煙相當濃厚，即便仍透著背影，白煙深沉不可測，吸引人不斷注視，再過一陣子，會浮現一個白龍影子，白龍的眼神燃著白霧，表情像是要驅趕靠近的惡徒，同時也像在守護祕密，不讓人越雷池一步。

「離開吧，你們這些流氓都一個樣。」

林佳澍一個人站在警察局門口，來往人車都沒帶走他的遲疑，遲疑著要跨出那一步走錯路，還是要原地踏步。

台北縣住宅區的建築組成很常見是一棟連著一棟的整排公寓，排與排之間的距離相當近，可能只是一個人可以通過的小巷，不見得有消防安全的觀念。二樓以上基本上都是相同面積和內部設計，有些建築，一樓的部份設計為可以做生意的店家，相較於樓上的樓層，還會有一塊面積是供行人走動或者摩托車停放，看過去就像一樓是凹陷進去，這就是所謂的騎樓。有趣的是，每個店家前面的騎樓可能是不同高度，所以行人通過的時候需要上上下下。這些店家可能是摩托車修車行、牛肉麵店、文具店、五金行、小吃店、牛排店等等，任何一種想得到的日常生活的生意，讓這些區域顯得有生有氣，即便不到東區或者西門町鬧區那樣繁榮，卻有一定規模的經濟活動。

要有這樣的生意，水電供應勢必要穩定，除此之外，有些生意，瓦斯是絕對必要。在特定年代，要有瓦斯燒熱水，必須要跟當地的瓦斯行叫瓦斯，瓦斯行會把一桶一桶的瓦斯送來，連接到家家戶戶的熱水器，使用完了，再請瓦斯行換上新的瓦斯桶。現任的雙合市長邢維安在推動全面瓦斯管線的計

畫，就是將瓦斯管線埋在地下，輸送到每一戶人家，使得每一個店家，隨時都有瓦斯熱水可以使用。無論動機為何，這個計畫肯定有一個層面是居民可以受益，但另外一個層面，由於可能會影響某些人的利益，政客必須要有手段在這個層面跟這些人取得平衡，否則這些人會有一定程度的反擊，小則抗議，大則攻擊計畫本身，甚者攻擊市長本人。現金是單調乏味的俗物，這種層級的人看的是更大更遠的利益，這些人總是確保在權力更迭之後，他們的實力是更強大的。一般平民每日經過這些公共工程，踏過埋在地下的這一寸管、一斤土，其實都是權力協調妥協後，再這麼一磚一瓦的鋪設而成。

林佳澍走在騎樓，晃過街上，穿越公寓窄巷，延伸迷惘。這麼繞著大半個時候，停在黑店門口。這個時間點櫃台確定不會有莊琇媛，但也不會有陳明皇，林佳澍似乎沒打算進去黑店，正在猶豫中，望到對面的聖龍宮坐著的一個人，一環掛著特定符咒形狀的鏈子，長及頸的白鬚，身穿西裝外套，外套內這次打赤膊，是那個怪人。

陽光異常強烈，複數束黃色光線被地心引力層層嵌入柏油路，來往人車似乎因為重力偏移再也走不進這個空間，唯一穿越馬路的，就是怪人投射於林佳澍的眼神。神壇就在宮廟中間，前有張桌子，怪人在桌子的一側招手，邀請林佳澍過來。抑鬱心情此時被好奇心染色，眼前的聖龍宮，已經沒有幫派禁忌，純粹是供奉神仙的神壇空間。這是第一次踏進這個幫派禁區，絕無僅有的第一次。必定是由於這個時間點，人、事、物等結合，有其神聖之處，否則不會有任何一個學生，在跟聖龍宮八家將毫無關聯的情況下，獨身進入，就算是傅家兄弟，也不會狂妄到沒任何理由就進來。

桌子正中央擺著一台隨身聽。這是卡帶式的隨身聽，沒看過的牌子，裡面已經放了一捲錄音帶，外頭連接一副耳機。怪人白鬚掛在和藹可親的笑容上，皮膚細緻有光彩，像是有神佛保佑一般的自信，輕鬆地邀請林佳澍坐下。怪人雙手放在耳朵兩邊，示意掛上耳機。一般耳機會包覆黑色塑膠軟棉，但這副就是白色塑膠耳塞式的耳機而已。林佳澍將耳機掛上，怪人按下隨身聽播放鈕，保持微笑，隨身聽開始轉動，林佳澍聽到雜音。怪人的笑容維持一陣子後，表情變化，像是在詢問，然後拿過一只隨身聽耳機聽一下，表情納悶加不耐煩，按下隨身聽暫停鈕，再按啟動，林佳澍聽到雜音，暫停鈕再被按下，怪人取出卡帶，看了一下，翻個面放入，再按啟動。

「抱歉啊，抱歉，這隨身聽品質不太穩定。」

這是出現在耳機裡面的聲音，眼前的怪人維持笑容。

「很抱歉，我只能用這樣的方式跟你溝通，實在沒有個辦法，哈哈。」

隨身聽轉動卡帶，林佳澍相當納悶，按了一下暫停，聲音停止，怪人表情折個無奈，拿過隨身聽按下啟動。

「你按下暫停我就沒辦法講話了，我必須要將我的聲音傳遞到卡帶上，才能變成你能聽到的人聲。」

按掉隨身聽，怪人又要拿走隨身聽，林佳澍不給拿，兩人對看了好一陣子，按下啟動。

「好了，好了，不要再按掉了，我真的就只能這樣傳聲音給你。」

連鬆口氣的呼吸聲音都是從耳機傳出。

「你好，我叫做呂洞賓。」

停頓。

「你好，我叫做呂洞賓，有聽到嗎？」

「呂洞賓？」

「是的，是的，就是那個呂洞賓，哈哈。」

「那個神嗎？」

「不要叫我神啦，好沉重喔，我就是幹事情的傢伙而已，哈哈。」

呂洞賓一副想要低調，但被稱作神，還是露出得意的表情。

「好啦，講正經的，我是有正事的。」

來往人車依舊正常，黑店沒有人進出，但身處聖龍宮中心，林佳澍看似多少有點忐忑。

「我們要在這邊講話嗎？」

「你要去別邊嗎？我跟馬臉講過了，因為我那邊還在裝潢，他說如果要會客，可以用他的地方。」

「誰是馬臉？」

「喔，長臉啦，哈哈，搞錯了，哈哈，我之前也常叫錯，被罵，哈哈。」

「你跟他很熟？」

「我剛來啊，還好，不過他是這邊的鄰長還什麼的喔，總之就是照顧這邊鄰居的傢伙啦，看我要在隔壁開店，就過來關照一下。」

呂洞賓一派輕鬆。

「好啦，坦白說，長臉的好意我也感受到，不過他就算不要，我也得用他的地方來做事情。你知道這裡為何要設個聖龍宮嗎？」

這裡是這個區域的磁場中心，是絕對黑洞，嘿嘿，我可不是要危言聳聽，這是貨真價實的黑洞，好在今天變成聖龍宮，否則這個區域會被這個黑洞吞食。即便如此，黑洞的力量時

弱時強，有時聖龍宮壓得住，有時壓不住。當然，磁場強就會吸引更多精神力強的強者過來，可能最後還是壓得住，磁場弱，強者就離開，但總是會有萬一嘛，萬一沒壓得住不就開天窗？

這個地方有個歷史故事，好久好久了。

那時有個地主，一直苦惱土地種的東西有毒，總讓人昏昏欲睡，老蔡說他有辦法，地主就給飯吃讓他做。也不知道是真的有辦法還是只想先混口飯再說，總之老蔡種出了沒有讓人昏睡的農作物，地主很意外也很開心。就這樣，老蔡捧到一個難得飯碗。他任勞任怨，一年沒一天休，但後來遇到了歉收，地主沒一點仁慈，馬上停止供應伙食。以前的年代，不是像今天可以找工作獨立生活，必須要跟地主妥協、耕地，才能餬口飯吃，地主不給機會，那就是沒機會。老蔡當然很慌張，沒有東西吃要怎麼過日子，於是過去求地主，希望可以捨點食物，好捱過這段煎熬的日子。地主不願意，就這樣，把老蔡關在門外。地主有個女兒，心腸很好，爾偶偷偷食物給老蔡，希望可以幫渡過難關。地主發現後非常生氣，沒收老蔡的食物，拿著鞭子打女兒，老蔡在一旁看不下去，開頭只是要阻止，接著打起來，再接著就失手殺了地主。女兒看了傻，嚷嚷著這邊有殺人，老蔡怕附近別人聽到了，一不做二不休，把女兒也殺了，最後把地主的資產整個搶過來，自己當地主。

老蔡這人有靈氣，懂一點氣場的事，明白這樣殺人會引來暗黑氣場，反正有了錢，便在案發地點設立了宮廟，要壓住這個煞氣。這個宮廟經過時間，變成今天的聖龍宮。

靈氣這種東西是這樣，如果被殺的是一般人，氣場很弱，這麼被殺掉，煞氣不會太強，但被殺的地主氣場很強，女兒被

殺時很錯愕，也留下一定的氣量，所以這裡形成的煞氣很強大。老蔡本身氣場也強，活著的時候都壓得住，現在老蔡當然早就掛了，而這裡的煞氣最近變得很活躍，沒人壓得住，所以我得來幹事情。」

「你要來幹事情？」

「你要知道，自然界的任何事，只有在這個自然界的生物才可以完成，很多事情，甚至只有人可以，神本身在這裡沒有主宰力。比方說我現在要你下跪，你就跪嗎？當然不會，就算我是神，你不想就是不想，這就是人在自然界的力量，能夠主宰自己的能力。要移動在這個自然界的東西、砍樹、種樹，要說服人打仗、組織團隊、強迫勞動、設計財政、蓋房子、做機器人等等，都超出神的能力，只有透過人才能完成。當然，每個人都很重要，不過有些事是某些具有特定靈氣的人才能做。

這樣說吧，我知道怎麼制住這邊的煞氣，這種強度的煞氣，也沒太需要好稀罕，但這個煞氣不知為何影響到了某些人，會造成有些事情在未來沒辦法完成，這就是問題。」

「什麼事情？」

「與其問什麼事情，不如問哪個人，因為我是針對那個人來的，你哥。」

停頓。

「你哥自殺是在預料外的事，我們沒有計算到會發生這樣的事，他有很強的磁場，而他的獨特如果沒人繼承，將會少了一塊拼圖，有些能量將沒有辦法傳遞。更沒想到的是，你哥自殺讓這邊的煞氣變得異常不穩定，很多事情變得難以預測，為了要讓這個煞氣穩定，需要把你哥原本應該要完成的那

塊拼圖補起來，你，就是那個需要把這塊拼圖補起來的人。」

林佳澍拆下耳機，環顧一下周圍，嘗試找出不合邏輯的地方。太陽、來往人車，檢視自己正處在聖龍宮的中央無誤。

呂洞賓起身雙手把耳機戴上林佳澍的耳朵。

「好了，別鬧了，我要開始講重要的部份，你不要這樣，正經一點。」

呂洞賓臉露不悅，重新坐下，拍拍大腿，嘆口氣。

「我解釋一下，地球上的生物是用來操作能量傳遞，所有生物都是。

一隻老虎本來儲有能量，看到一隻兔子，開始釋放能量追捕獵物，兔子同樣也開始釋放原本儲存的能量來逃跑，兔子後來成功逃脫，老虎放棄，兩邊的能量有所改變，就像是兩個星球差點相撞，彼此靠近的時候重力影響儲存的能量。老虎後來成功獵補到狐狸，吸收了狐狸的能量，也會像是宇宙星體互動，能量此消彼漲。

人類有更複雜而且高效的能量儲存以及傳遞功能。簡單的比方，如果劉邦殺掉項羽，並沒有辦法繼承項羽的能量，純粹是項羽這種高能量體消滅，但兩人組織大規模的軍隊，等於組織兩個超大型高效能量儲存器，兩個軍隊互動，無論是不是對打，都是高效能量傳遞。

之所以可以這樣，用你們的名詞來說，就是靈魂。每個靈魂都不同，有些靈魂彼此不合，會相互排斥，但有些可以彼此驅動彼此。

除此之外，每個人活著的時候都會完成某些事情，透過各種意念傳達的方式，像是講話，做出藝術品，實施政策等等，將部份靈魂存在其他人的記憶當中，所以一個人死之後，別

人的記憶就片段留著這個人的靈魂，別人的活著，就延續了這個人的部份。比方說，你的朋友表示他會為了你們之間的友誼死亡，假設有個機會，他真的就這樣為了你死了，你會繼承他對於友情的定義，你會繼承這部份的靈魂，所以未來，如果有相似的事件，這部份的靈魂可能會驅動你做相同的反應，再傳遞給其他人。

每個靈魂就像是能量組成說明書，有多少元素甲、多少元素乙等等以此類推，藉由彼此靈魂部份交換，每個靈魂會持續重組維持獨特，所以每個能量的組成都是獨特的。當有需要的時候，一次號召多人，演唱會、抗議行動、群眾演講等等，可以將多種能量組合在一起同時釋放，達到傳遞的效果。生物會自我驅動，產生相應行動，達到能量儲存和傳遞，人是這其中最高階的。我們神在意的是，於特定時間點，是不是有特定的能量儲存以及傳遞。

能量的儲存和傳遞，會需要有特定能量體的人來實現。剛剛講到劉邦項羽這種，是等級很高的能量體，靈魂組成特殊，具有高度號召力，當然不是每件事都要這樣等級的人來完成，而且全部都是這樣的人反倒無法傳遞能量，但沒有劉邦確實就會只有項羽。所以說是特定能量體的人，剛剛好就好，可以匯集所需的密度能量，再進行高效傳遞，如果沒有剛好能量體的人在特定時間點工作，能量的傳遞就有問題。

每個人都很特別，要找一個人可以完整複製另外一個人是不可能的事。一個解決辦法是，組合好幾個人的部份來替代一個人可以產生的能量，但這樣浪費很多資源，而且根本不可能這樣組合出來，因為每個人本來就有特定的位置，就算最後產生了能量，時間可能過早或過晚。從另外的解釋來說，當初創造自然，就是希望一切都是自動，而在這麼複雜的能

量自動傳遞模型當中插手一個點，會很難預期最後結果。所以我的理論是，找一個人，有相同強度的獨特性就好，不用完全相同，然後讓這個人的強度更高，這樣就有機會補到部份的拼圖，其他補不到的部份，就自然發展了，不然怎麼辦。

唉，每次都這樣，出事了就叫我扛，嘴巴講得很好聽，什麼我很厲害，非我不可，胡說八道，不想做的事就推給我。每個都是神，位階這麼高，結果還是只會動嘴，沒一個敢扛責任，也沒打算動手改善，出事再叫我處理，真的是喔，想到就生氣。」

呂洞賓雙手抱胸，臉部微顯怒容。

「抱歉，發個牢騷，哈哈。好，所以現在我來找你，就是要來補這個拼圖啦。」

呂洞賓停下講話，微笑停頓。

「至於要怎麼補這個拼圖呢？」

聲音透過耳機傳達，呂洞賓清楚咬字。

「聽清楚，你得離開你的朋友曹植建。」

訊號在耳朵內，傳達到腦子內，腦子處理訊號，做出反應。

「離開？」

「離開是指不要往來，你們兩個要相互遠離，你們交叉產生的能量不對。」

「交叉能量？」

「你們兩個在一起是相互傷害，為何，因為你們的能量不合，不斷抵銷精神力。我們神這邊的預設機制是，如果有兩個

能量不合，兩個能量會自動相互傷害，理論上也就會自動分開，但你們沒有，你們反倒更要好。」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但是這樣不對，你們是朋友會一直有問題，所以你要離開他。」

「什麼東西。」

「不要再跟他往來了。」

「這是在講笑話？」

「我有像在講笑話的樣子？」

「我是沒有想笑。」

停頓。

「所以記得，不要再跟他當朋友了，要遠離，否則會有問題。」

「會有怎樣的問題？」

「你們現在不是就有問題嗎？」

「我不知道什麼問題。」

「唉，怎麼會不知道，八道胡亂說，明明就有個超級霹靂大的問題。」

「怎樣的問題？」

「陳明皇要打他，你去跟警察告密，我問你，現在問題是不是沒解決，反倒還擴大。」

停頓。

「你怎麼知道？」

「這個問題有解啊。」

隨身聽自動跳停，看一下，錄音帶轉到底了。呂洞賓拿過隨身聽，打開翻面，重新啟動，林佳澍戴上耳機，呂洞賓開始講話，但耳朵聽到的是音樂。這是沒聽過的音樂，中文歌，

女生的聲音。呂洞賓露不悅，接過林佳澍一只耳機，拿過隨身聽，切斷再起，發現還是那一首歌，翻白眼，打開翻面，然後倒帶，好不容易才倒帶完成。

「這隨身聽真不好用，想換一個。剛剛那首歌是拜金小姐的〈青春驪歌〉，還沒發行。你如果喜歡，這卷錄音帶拿回去聽，但你別拿給別人聽啊，我會被罵。剛剛講到哪？」

「你說有解，怎麼解？」

「喔喔，那個解？」

「你剛不是說有個解法。」

「解法？」

「你說問題沒解決，還擴大的解法。」

「喔，對對對，好，來，聽清楚了，你要在關鍵時刻，清楚明白告訴對方事實。」

「關鍵時刻？」

「不是拐彎抹腳非直接的方式講出事實，是你明確知道這就是對方要的事實，且在你講出來後，對方沒有偏差地接收到。」

「什麼鬼？」

「你知道什麼是關鍵時刻，你會知道，在你不敢明白講出事實的時刻，就是關鍵時刻，你會想要隱瞞、避開的時刻，就是關鍵時刻。」

「聽不懂，有人要打我朋友，我想辦法解決，你說問題反而被擴大，然後你說有解法，到底是什麼解法？」

「這就是啊，這樣就可以確保你的朋友沒事。」

「可以再明確一點嗎？」

「直接跟長臉或者陳明皇明白說，是你去告密害童示同被抓的。」

「什麼？」

「這樣就沒有人會去傷害你朋友，他們會來找你。」

「這什麼解法啊？」

「是誰造成這個問題就是誰解決，你沒跟警察講，今天你的朋友不需要承受這個壓力，對吧。」

林佳澍看起來陷入停頓，非常停頓，也許像脫軌的火車嘗試在滿是泥濘的土地上打轉，也許像脫齒的齒輪在高速下帶著齒輪油空轉。腦子可能在權衡原則，自認很看重友情，自認為了朋友願意付出，不願意承認自己不是那樣，不願意承認就是自己阻礙了自己。

「這就是我說的，你們交叉產生的能量不對，所以你得聽我的，離開他。」

呂洞賓指了指桌上隨身聽內的卡帶。

「帶著這個錄音帶，有天你會聽到你需要聽的。」

穿過幾個騎樓，走進住宅小巷，路上難見到幾個人，也許都回家團聚了。台北縣住宅區可能會有小型的綠色園地，一般人把這個可能只有五十幾台坪面積的綠色園地叫做公園。綠色園地這個時間點可能會有老人，推著嬰兒車之類的在散步。林佳澍挑了一個公園椅坐下，沒有聚焦任何地方，獨自坐著，看不出情緒。才剛跟神對話結束，假定這不是鬧劇，不是魔術，是真的神，好奇的是，林佳澍究竟在驚訝與神對話的體驗，還是在細啄神所說的話。

一個人在公園，沒有人在乎這個國中生，一會，林佳澍起身回家。路上，走得很緩慢，還特別繞道，但到家的時候，林

佳澍仍覺得早到了。停在鐵門前許久，推遲了許久，插入鑰匙，轉動門，踏入客廳，看到父親在角落，林佳澍露出害怕驚慌，趕緊脫鞋要進房門。

現在的父親不會像過去嚴厲地斥責考試成績結果是如何等同於失敗者，現在的父親，是個物體，與世隔絕的生命體。開始時，父親會把燈關著沉默坐在客廳角落，接著酗酒，在角落不聲不坑地喝酒。過一陣子，喝酒後會大聲嚷嚷，餐盤掉落破裂，轉吼為哭，最後開始喃喃自語，可以持續好幾個小時，不斷自責地喃喃自語。

「我有說過這個故事了嗎？關於魔術師的。」

「都是我能力不足，害的我老婆重病，兒子自殺，生意失敗，都是我自己的錯。」

「我怎麼做這種笨決定，怎麼做這種蠢決定！」

「都是我不好，都是我沒想清楚，都是我的問題，我的問題啊！」

「再給我一次機會，再給我一次，這次我一定好好做，保證我兒子不會再自殺。」

「有天有個魔術師站在高樓，告訴大家，再過一個小時，他就會從高樓跳下去，他會因此死掉，但是過了幾天，他會再復活。」

父親邊喝酒，邊拿酒瓶敲打自己的頭。

「是不是腦子這塊有問題？還是這塊？這塊？」

「我明白我的基因不好，我為自己感到羞恥，所以我要終結這個差勁的基因，請再給我一個機會，再一次。」

「這很有吸引力，很快就聚集了一堆人在高樓下圍觀，記者過來，警察、消防隊也過來。警消單位派人到高樓，嘗試說服魔術師不要跳，但魔術師堅持這是他的表演，沒有這個，魔術師什麼都不是。時間到了，魔術師跳下去，現場觀眾目睹了一個人跳樓，頭部著地，一片血肉模糊。」

這個劇情不是只有酗酒戲碼而已，那種精神病態的氣場，一踏進客廳就撲面而來，瀰漫絕望，燃燒希望，就像是無底黑洞，一絲微光都被抽乾，所有情緒，悲的、歡的，全都扭曲歸零，這個表演沒有終場，沒有最後場，只能憋著呼吸，撐到沒有最後的最後。

「過了幾天，魔術師又出現了，披著同樣的披風，帶著同樣的面具，並且上了節目受訪問，表示會再跳一次。大家都感到新奇又震驚，並稱這個魔術是神蹟。新聞記者訪問了消防隊員當時是否處理了屍體，檢察官是否確定了死亡等等，這些官方機構肯定魔術師確實在當時已經死了，屍體也已經燒成灰，不能理解怎麼可能會有復活這種事。新聞開始大肆報導，坊間也大量流傳各種傳說。過一陣子，魔術師沒有食言，再跳了一次，同樣的，死亡後又再次復活。就這樣，反反覆覆復活了好幾次，每次都上節目，每次都一派輕鬆侃侃而談，即便魔術師只有這項魔術表演，連基本的撲克牌表演都沒有，大家仍然覺得這個魔術師完全展現了神蹟。」

假定每個人有七情六慾，父親的七情六慾已經全然蒸發，在這暗黑焦慮的氣場，只是不斷重演自責，讓台詞一句一句吃掉靈魂。

「有個記者的好奇心驅使了去調查背後，結果驚人發現了魔術師是真的每次都死亡，但並沒有復活，而是總有另外一個人替代了魔術師，也就是說，有好幾個魔術師輪流死亡。由於納悶為何會有人願意這樣犧牲生命，不斷延續這荒唐的魔術表演，記者私下找了魔術師，質問了一番。魔術師表示自己是個失敗者，沒有工作能力，沒有錢，沒有任何可以翻身的機會，是被前一個魔術師找上正要尋死的自己。魔術師解釋，並不是不願意努力活著，但這個社會就是有一批人註定得失敗，註定沒有機會，真的沒有。如果有，只要有，這個荒唐的魔術會自動停止。」

進家門後總是步步維艱，眼前抑鬱的景象總讓空氣稀薄，最弱聲響功率放大成慢速強波，必須得捧著自己的心臟才能穿越，房門開啟，關上，林佳澍會隔離自己，躲避一切。

「魔術師總結了為何會有這個魔術表演：我只是想知道，是神蹟無法阻止人死，還是神蹟要人死。」